尚友錄卷十四

閩綏安　廖用賢　賓于編纂

楚晴川　張伯琮　鶴湄補輯

男　張坦讓　遜菴叅訂

孫　張任鄭　若虔

張任鄖　夢選　校正

二腫

鞏 山陽宮音周卿士鞏簡公之後

鞏信 宋安豐軍人爲荆湖統老將沉勇有謀招淮士數千自隨文天祥趨永豐大兵追其後信戰于方石嶺身中數矢傷重不能戰自投崖石而死贈清遠軍承宣使立廟旌之

鞏廷均 宋爲錢塘令嘗撰錢塘湖山遊覽記

奉 見姓苑

奉眞 宋善醫熙寧中名聞於東都天章閣待制許元爲江淮發運使奏課於京師時欲入對而其子疾亟惙惙欲死使奉眞視之曰脾已絕不可治死在明日元曰囧然今方有事須陛對能

延數日否眞曰此可爲也諸臟已衰難肝臟獨過脾爲肝勝其氣先絶絶則死若急瀉肝氣令衰則脾少緩可延三日過此無術也乃投之藥至晩遂漸蘓元喜極眞曰此不足喜肝氣漸舒耳無能爲也越三日果卒奉眞之爲醫也其胗視之妙不差銖分其法傳之元覺元覺傳之法琮及子初皆能續其術馳聲于一時

三講

項 商音遼西本姬姓齊桓滅項子孫以國爲氏

項橐 周春秋時人八歲孔子師之

項　籍秦字羽項梁之猶子也少同梁避難吳中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梁乃教籍兵法籍身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器過人廣陵名平矯令拜梁爲上柱國梁乃與籍引兵八千渡江自號武信君衆至數十萬後梁被秦將章邯所敗死籍遂將其軍楚懷王令卿子冠軍宋義救趙籍爲次將義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籍曰國兵新破王掃境内以屬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狥其私非社稷之臣也即帳中斬義乃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遇秦軍九戰大破之諸侯皆怖羽由是始爲諸侯上將軍後自立爲西楚霸王與高帝爭衡自戰百

勝竟被漢羣策所屈敗於垓下與虞姬別歌曰
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
可奈何虞兮
虞兮奈若何

項仲山 漢安陵清者飲馬渭水
每投三錢郝廉亦然

項斯 唐字子遷臨海人擢進士第仕爲丹徒尉爲
人清奇雅正尤工于詩故楊敬之贈以詩云
幾度見君詩盡好及覩標格勝於詩平生不
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斯由此名益著

項充 宋字德英龍泉人幼未知學兄洵美訓篤甚
至後與胡銓俱以春秋馳聲終父母喪兄弟
當析產充盡遜於兄以報
其教育之恩詔旌表其門

項安世　宋字平父括蒼人淳熙初進士自號平菴所著有易玩辭及兩漢耒行世

項肆　宋字處約淳安人登紹熙四年進士第爲江寧郡學教授遷湖口縣令政教大行吏民懷服時詐給官價買義役田其子訓欣然割巳之田應詐不受官價縣令陳曄嘉歎因更其所居淸溪鄉曰和義千仍里曰歸善云

四紙

李　隴西徵音顓項曾孫堯時咎繇爲理官子孫以官爲氏殷末裔孫理利貞逃難伊侯之墟食木子變姓李十一代孫老君一居趙郡一居隴西生廣廣之後生淵

李

耳周楚之苦縣人生時母逍遙李樹下因指樹爲姓而名之曰耳相傳母懷之八十一歲乃生卽白首故號爲老子字伯陽又曰聃始爲周守藏史後遷柱下史博古通今孔子往問禮焉老子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孔子退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至于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也今觀老子其猶龍乎後見周衰乃乘青牛西出函關隱去關吏尹喜望見紫氣而知之拜求長生之術耳乃授以所著道德經五千餘言至唐玄宗爲註其道德經上尊號曰大聖祖高上大道金闕玄元天皇大帝子宗生注注生宮宮之玄孫假仕漢文帝

李離周晉文公之理也過聽殺人自請死文公曰失在下吏非子之罪離曰臣居官爲長受祿爲多今以罪下吏非所聞也伏劒而死

李悝周爲魏文侯上地之守而欲人之善射也乃下令曰人之有狐疑之訟者令之射的中者勝不勝者負令下而人皆疾習射及與秦人戰大敗之

李牧周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幕府爲士卒費日擊數牛享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厚遇戰士爲約曰匈奴卽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輙入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匈奴以爲怯趙王怒使他人代牧歲餘

每匈奴來出戰輒不利復請牧牧杜門不出趙王強之牧曰王欲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牧至一如舊約束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與匈奴戰張左右翼擊大破之匈奴十餘年不敢犯趙邊又大破秦軍以功封武安君秦患之多與趙嬖臣郭開金使言牧欲反趙王使趙葱顏聚代之牧不受命王殺之秦遂使王翦領兵伐趙大破之克邯鄲虜趙王遷

李冰 秦仕為蜀郡守鑿離堆以灌溉諸郡沃野千里而無水患號為陸海蜀人德之

李左車 漢行唐人初仕趙封廣武君韓信張耳引兵擊趙左車說陳餘曰韓信張耳乘勝遠鬭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

列粮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不十日兩將之頭可致麾下陳餘自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遂被信用背水陣斬陳餘擒趙王信募生得左車者予千金有縛致麾下者信解其縛東鄉坐師事之問其攻燕伐齊之策左車曰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信曰向使陳餘聽子之計僕亦成禽矣卒用其策下燕齊諸城

李廣

漢隴西成紀人其先李信秦時爲將廣世以能射知名嘗夜山行以石爲虎關弓射之沒箭飲羽文帝時以擊匈奴有功封散騎常侍數從獵格殺猛獸歷上谷隴西北地鴈門雲中太

守文帝曰惜廣不逢時當高帝時取萬戶侯何難哉武帝時爲北平太守匈奴畏之號曰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大小與匈奴七十餘戰皆捷　廣行無部伍行陳就善水艸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刀斗自衛士卒得其便皆樂爲用子三人曰當戶曰叔曰敢孫曰陵　敢以校尉從征奪匈奴左賢王旗鼓斬首最多賜爵關內侯怨衞青殺其父擊傷青青匿諱之後敢從上獵甘泉青甥霍去病亦從帝獵惡敢傷青遂射殺之　陵武帝時爲侍中善騎射愛人下士帝以爲有廣之風拜騎都尉使擊匈奴陵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荊楚勇士願自當一隊以少擊衆上壯而許之於是將步騎五千與匈奴相遇於浚稽山殺匈奴數千人單于懼欲引去會

陵軍侯管敢亡降匈奴具言陵軍無後援矢且盡單于大喜引兵遮道而進四面矢如雨下陵曰臣無面目以報陛下矣乃降事聞上怒司馬遷曰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狥國家之急是素所蓄積也有國士之風且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蹂戎馬之地郤數萬之師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彼不死宜欲得當以報國也上不聽竟族之

李少君漢字雲翼入泰山採藥病困遇安期生以神樓散一匕與之服而愈上言於漢武曰臣能凝雪成白銀化丹砂成黃金控飛龍而入遐徧乘白鶴而九垓同實山之棗如瓜鍾山之李如瓶臣皆得而食之遂生奇光上信而尊禮之

李根 漢許昌人有趙買者聞其父祖言已見根比買事根年已八十四而根年少自若有得根素書讀之其自記云以漢元封學道于某甲討之已七百餘歲矣

李弘 漢字仲元居成都里中化之廉讓成風嘗被召爲令邑人共餞之酣飲月餘不去刺史趣駕曰元無心就行也遂遁去楊雄曰不夷不惠居可否之間

李業 漢字巨游梓潼人少厲志操舉明經值王莽居攝乃匿名山谷中公孫述素聞其名徵爲博士述羞不能致使尹融奉詔劫之若起則授公侯之位不起賜以藥酒融宣旨曰朝廷貪慕名德曠官缺位宜上奉知已下爲子孫身名俱全不亦優乎業歎曰古人危邦不入亂邦不居

爲此故也君子見危授命乃誘以高位重餌乎融曰宜呼家室計之業曰大丈夫斷之於心久矣何妻子之爲遂飲毒而死述耻殺名士以購錢百萬弔其家子翼逃去不受光武立表其閭

李忠 漢字仲都黃人仕爲郎以好學脩整稱更始時與任延同奉光武累以戰功封中水侯平龐萌遷丹陽太守雲臺二十八將忠其一也

李通 漢宛平人父守好星曆讖記通知漢當復興乃遣弟軼迎元武相議起兵光武即位徵爲衛尉封固始侯進大司空卒謚恭毅通性謙恭常欲避權勢故能以功名終明帝時圖形雲臺

李善 漢字次孫淯陽人本同縣李元蒼頭元家俱疫死惟孤兒續始生數旬而貲財千萬諸奴

欲謀殺續分其財善潛負續逃亡及長爲理舊業告奴婢于官悉殺之光武聞其行詔拜善及續並爲太子舍人還舊里脫冠解帶掃元墓脩祭泣數日乃去後遷日南太守 續至河南相

李躬 漢年耆學明永平中拜爲三老安車輭輪供綏執綏以二千石祿養終身

李郃 漢字孟節南鄭人知天文通五經和帝遣二使者觀風俗向益州宿候舍郃時爲候吏因問曰君來時寧知二使何時發二人驚問何以知之郃曰有二使星臨益部故知之耳 竇憲納妻天下官皆通禮慶郃時爲吏守遣往賀郃諫曰竇將軍恃寵驕縱危可立待幸勿與交守不聽郃乃請行道次故爲遲留至扶風而憲已敗凡交通門下者悉免官惟漢中守不與郃之

力也後累官至司空子固　固字子堅少好學常改易姓名杖策驅驢負笈從師不遠千里竟覽墳籍爲世大儒每到太學密入公府定省父母不令同業諸生知其爲郃子也順帝朝爲太山太守杜喬按察兗州奏固政爲天下第一累遷太尉質帝暴崩竇憲欲立蠡吾侯固等欲立清河王冀怒白太后策免固又誣固與妖賊通收固下獄死暴尸于市令有敢臨者加其罪汝南郭亮南陽董班相繼上書乞收葬太后憐而許之子燮　燮字德公初固死燮姊文姬謀預匿之告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乃得燮入徐州界爲酒家傭而成賣卜於市各爲異人陰相往來燮從受學酒家異之意非恒

人以女妻之及竇憲誅詔求固後獎乃還鄉里
姊弟相見悲感傍人徵拜議郎遷河南尹時人
稱其世忠後成卒獎以禮葬之
每四節爲設上賓之位祠焉

李南 漢字孝山少篤學明于風角和帝永元中太守馬稜坐盜賊事被徵當詣廷尉吏民不寧南特通謁賀稜意有恨謂曰太守不德今當即死而君反相賀邪南曰旦有善風明日中時應有吉聞故來稱慶旦日稜延望景晏以爲無徵至晡乃有驛使齎詔書原停稜事南問其遲留之狀使者曰向度宛陵浦里馬蹶足是以不得速稜乃感服後舉有道辟公府病不行終于家

李充 漢字大遜陳留人家貧兄弟同居易衣而出竟日而食妻挾其私欲分異充黜之延平中

爲博士遷左中郎將年八十餘卒

李膺

漢字元禮潁川襄城人性簡亢無所交接唯以荀淑爲師荀爽嘗就謁膺因爲其御旣還喜曰吾今日得御李君矣其見慕如此　膺嶽峙淵渟峻貌貴重世目之曰元禮謖謖如松下風嘗欲以天下名教是非爲已任後舉孝廉累官青州刺史到部之日守令貪殘者望風解印綬去遷司隸校尉時內侍張讓弟朔爲野王令貪殘無道畏膺威嚴逃還京師匿於兄家合柱中膺知其狀率吏卒破柱取朔付雒陽獄受辭畢即殺之自此諸內侍皆鞠躬屏氣時朝廷綱紀頹弛而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爲登龍門云後宦者坐以黨錮免官

膺與陳蕃齊名太學中語曰天下楷模李元禮不畏彊禦陳仲舉於是中外競以臧否相尚自公卿以下皆屣履到門

李熹 漢字季和銅鞮人嘗與管寧同徵不赴靈帝朝强起之問曰昔辭先君而今應召何也曰先君以禮見待臣得以禮自處陛下以法見繩臣故畏法而至帝甚重之官中丞抗言正色不畏彊禦俸入悉周親故所居僅蔽風雨

李餘 三國涪城人年十三父殺人出亡母下吏餘乞代母死吏不許遂自殺郡以狀聞詔圖像于府庭

李恢三國字德昂建寧人都督鄧方卒先主問恢誰可代者恢曰先零之役趙充國曰莫踰老臣臣不自量惟陛下察之先主曰孤之本志已在卿矣遂以恢爲都督交州刺史後隨亮平定南土軍功居多加封爲安漢將軍

李衡三國武陵人建興間爲丹陽太守加安遠將軍每欲理産業妻習氏不許衡密遣人於龍陽種橘千株臨終謂其子曰汝毋惡吾營家故家貧如此吾於氾州種橘乃千頭木奴不費汝衣食

李典三國字曼成山陽鉅野人魏武黎陽擊譚尚使典與程昱運粮會尚令高蕃將兵絶水道

典擊大破之武祖嘉其功遷破虜將軍後與張
遼樂進屯合肥孫權率衆圍之典進與遼皆素
不睦遼欲出戰恐典不從典慨然曰此國家大
事吾豈可以私憾而忘公義也乃與遼破走權
典好學問貴儒雅不與諸將爭功敬賢士大夫
恂恂若不及軍中稱其長者嘗欲以宗族徙居
鄴魏武笑曰卿欲效耿純邪典謝曰典駑怯功
微而爵賞過厚誠宜舉宗陳力以報國恩加以
征伐未息宜實郊隧之內以制四方非慕
純也魏武從之典年三十六歲卒于軍

李胤晉字宣伯襄陽人祖敏河內太守棄官歸公
孫度欲起之遂乘舟浮海而去胤父信求之
數年不得悲哀絶粒死胤幼孤力學官至尚書
僕射家甚貧兒病無以市藥武帝聞之賜錢十

萬拜
司徒

李密 晉字令伯犍爲武陽人父早亡母更適人鞠于祖母劉氏武帝徵爲太子洗馬詔書屢下密上表曰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臣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于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帝覽表曰密不空有此名下詔褒嘉聽其終養

李充 晉字弘度善楷書妙叅鍾王嘗著學箴征北將軍褚裒引爲叅軍以家貧求外出爲剡縣令子顒有文義郡舉孝廉兄式以平允著稱亦善楷隸歷官至侍中

李毅 晉字允剛爲寧州刺史討夷部五十八部李雄叛死之帝嘉其節謚曰威侯子釗世秉

儒學聞父喪棄官至滇一慟而絕

李元忠 南北趙郡平棘人性通達雖居要任惟飲酒自娛時欲用爲僕射或言其常醉不可予操聞之請節飲元忠曰我言作僕射不勝飲酒樂爾愛僕射宜勿飲　齊神武東出元忠以露車載素箏濁酒奉迎神武聞其酒客未即見之元忠下車獨坐酌酒擘脯食之謂門者曰本言公招延英傑今聞國士到門不吐哺輟洗其人可知還吾刺勿復通也門者以告神武遽見之

李謐 南北字永和少好學惟以琴書爲業杜門却掃絕迹下帷棄產營書手自刪削每歎曰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屢辭徵辟謚曰貞靜處士　謚初師孔璠數年後璠還就謚請業

同門語曰青成藍藍謝青士何常在明經

李　爕南北爲西魏京兆尹吏民愛敬歌之曰恩如春威如虎愛如母訓如父

李琰之南北字景珍狄道人少稱神童于書無所不讀朝廷大典多咨訪焉每云崔博而不精劉精而不博我既精且博可兼二子崔劉謂崔光劉芳也官至大司徒

李　崇南北幼以父賢功拜爵親族相賀崇獨泣下賢問之對曰無勳於國幼受列侯當報主恩不得終孝養是以悲耳

李士謙南北平棘人幼孤事母至孝其伯父瑒稱曰吾家曾子也博覽羣籍善天文術數北齊時

徵辟不就家故富嘗出粟數千石貸鄉人值歲
饑召債家設酒燔券至春又給粮種分給趙郡
農人曰此李參軍遺德也人有疾者合藥以救
之群犬生子交相乳之人謂其仁心所感仕元
魏爲參軍入隋不仕比卒比郡
士女聞而流泣相與樹碑于墓

李愚南北性疎曠不羈嘗曰予夙夜在公不得爛
遊華胥國欲作蝶菴以莊周爲第一祖陳摶
配食忙者難
與洼籍供職

李叔堅南北家有犬作人行家人言之叔堅曰犬馬
喻君子犬見人行效之何傷頃之狗戴叔堅
冠以走家人益驚叔堅曰誤觸攖挂之耳狗又
於竈前蓄火叔堅云奴婢在田中狗助畜火可

以不煩鄉里矣數日狗

纍死家人無纖芥之異

李業興南北長沙人博涉百家圖緯風角天文占候

無不討練舉孝廉爲校書郎以造曆之功封

屯田縣子業術精微當時

莫及　子崇祖傳其業

李脩南北館陶人父亮精醫術大爲聽事以舍病

人死者則就棺殯親往弔視累遷府參軍脩

遵父業仕魏常在禁城針藥

有效賞賜累加卒于太學令

李冲南北仕魏孝文爲祕書令後進爵隴西公冲

家素清貧至是富實而嫌于積不能散乃近

自姻族逮于鄉閭莫不分及虛巳接物垂念羇

寒衰舊淪屈由之躋敘者難以悉數時論以此

多
之

李舟 南北性好事嘗得村舍烟竹堅如鐵石截爲笛以遺李牟牟吹笛天下第一嘗月夜泛江吹之嘹喨逸發俄有客呼船同載既吹笛其音清壯山石可裂牟平生未嘗見也及入破呼吸盤碎而此笛應指粉碎客散不知所之

李知本 隋元氏人涉獵經史事親篤至兄弟雍順子孫百數庭無間言大業末盜賊過門不入且相戒曰無犯義門往依者五百餘家

李德林 隋字公輔安平人父校書亡時正嚴冬單縗徒跣自駕靈輿反葬博陵豪族崔諶者休暇

還鄉將赴吊德林從者數十騎稍稍減留比至
德林門纔餘五騎云不欲令李生怪人熏灼
德林幼聰敏數歲誦左思蜀都賦十日不忘十
五誦五經古今文日數千言陰陽緯候無不通
涉善屬文詞核而理暢文帝時為相府屬加同
儀大將軍子百藥藻思沉鬱尤長五言七歲時
坐客有談徐陵文者云藉琅琊之稻眾皆不省
百藥進曰傳稱鄅人藉稻注云鄅在琅琊開陽
縣客驚歎曰神童年八十五唐太宗手詔曰卿
何齒之老而才之壯也官至宗正卿　百藥子
安期七歲能屬文對高宗曰比見公卿薦進皆
劾為朋黨所以人人爭噤嘿以避謗若陛下忘
其親惟才是用誰敢不竭忠以聞數預決
國家重事自德林至安期三世皆掌制誥

李　密唐字法主眞鄉公行之孫也才兼文武志氣雄遠散財養客後更折節下帷躭學楊玄感起兵以爲謀主屢戰克捷上號魏公設壇卽位歸身于唐封邢國公後被盛彥師所殺　密微時乘一黃牛被以蒲韉將漢書一帙挂於角上一手捉牛靷一手翻漢書楊素遇于道從後按轡躡之既及問曰何處書生躭學若此密識是越公乃下牛再拜自言姓名又問所讀何書答曰項羽傳越公奇之與語大悅顧謂玄感曰汝等不如也　密父寛驍勇善戰幹略過人自周及隋數經將領

李文亮唐洛陽人隋末爲龎王行軍兵曹李密寇東都王戩敗文亮被擒賊將張弼饒之就執百

餘人皆死獄失文亮高祖入關文亮官至工部尚書常懷弼脫其死求之不得見一日識於途持弼泣悉推家財與之弼拒不受乃言於帝曰臣及事陛下張弼力也願以臣官爵授之帝遂遷弼中郎將代州都督而文亮居職如故人皆賢文亮能報而多弼不自伐也

李素立 唐高邑人武德初擢監察御史民有犯法不至死者高祖欲殺之素立諫曰三尺法天下所共一有動搖則人無所措手足帝嘉納之累官侍御史後封高邑侯卒謚曰平　孫至遠治左氏春秋復撰周書歷天官侍郎從遠淸密篤學官至太府卿貞觀中以親喪去官旣除服上詔授以七品淸要官有司擬雍州司戶上曰此官要而不淸又擬秘書郎上曰此官淸而不要

乃授侍

御史

李

靖唐字藥師三原人姿貌魁奇嘗謂所親曰大丈夫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其舅韓擒虎與論兵曰可與語孫吳矣貞觀中以靖爲特進靖以疾遜位上曰朕嘉公意欲以公爲一代模楷靖出將入相功業甚偉封衛國公謚景武圖形凌烟閣　弟客師以累戰有功封丹陽郡公

李

綱唐高祖欲以舞胡安叱奴爲散騎常侍李綱曰古者樂工不與士齒今天下新定建義功臣行賞未遍高才碩學猶滯艸萊而先擢舞胡爲五品使鳴玉曳組趍翔廊廟非所以規模後

世也後元吉被劉武周所敗高祖欲斬其相竇誕宇文歆綱曰王年少驕逸誕曾無規諫今日之敗誕之罪也歆諫王不俊尋皆聞奏乃忠臣也豈可殺哉帝悅引綱升御座曰朕得公遂無濫刑元吉自爲不善非二人所能禁也遷太子少保太子建成漸昵近小人綱屢諫不聽乞骸骨歸帝駡曰卿向者爲潘仁長史乃耻爲朕尚書邪綱曰潘仁賊也每欲妄殺臣諫之則止爲其長史可以無愧陛下創業明主臣所言如水投石於太子亦然臣何敢久汚天臺辱東朝乎帝曰知公直士可以勉輔吾兒綱始就職

李玄通唐高祖時爲定州總管劉黑闥取定州執之愛其才欲以爲大將玄通不可故吏有以酒

凶饋之者玄通飲醉謂守者曰吾能劍舞假吾刀玄通舞竟嘆息曰大丈夫受國厚恩撫鎮方面不能保全所守亦何面目視息世間哉引刀自刺而死

李孝恭 唐

少沉敏有識量高祖已定京師拜山南招慰大使徇巴蜀下三十餘州進擊朱粲獲之諸將請坑之孝恭曰今列城皆吾寇若獲之則殺後渠有降者乎悉縱之繇是騰驤所至輒下又與李靖擊蕭銑破之帝悅遷荊州大總管詔圖破銑狀以進輔公祏反寇壽陽詔孝恭爲行軍元帥討之公祏棄丹陽走孝恭追生擒之江南悉平貞觀初爲禮部尚書改河間王薨隋亡盜賊徧天下皆太宗自討定謀臣驍帥並隸麾下無特將專勲者惟孝恭獨有方面功

李襲譽 唐狄道人通敏有識度高祖名授太府少卿擢江南巡撫使為政嚴肅所得俸賜分給宗親以餘貲寫書及歸惟載書數車嘗謂諸子曰吾性不喜財遂至屢乏然負京有賜田千頃能耕之足以食河內桑千枝事之足以衣江都書力讀之可以進吾歿後能勤此無訾于人矣

李世勣 唐字懋功曹州人本姓徐太宗賜姓李為并州都督太宗嘗曰朕用勣守邊突厥不敢南向賢于長城遠矣勣嘗得暴疾醫者云得鬚灰可以療疾上剪鬚和藥以賜之以功封英國公勣初為僕射時其姊病勣親為燃火煮粥火焚其鬚姊曰僕妾多矣何自苦如此勣曰豈為無人耶顧今姊年老勣亦老雖欲數為姊煮粥其可得乎將卒子弟罔以藥進勣第命置酒奏

妓列子孫于前謂弟弼曰我見房杜諸君苦辛立門戸爲後人計並被癡兒破家我有如許豚犬將付汝若有志氣不倫交遊非類者皆先撾殺然後以聞　勣爲將有謀善斷與人議事從善如流戰勝則歸功於下所得金帛悉散之將士故人思致死所向克捷臨事選將必訾相其狀貌豐厚者遣之或問其故勣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嘗自言曰我自十二三時爲亡賴賊逢人則殺十四五爲難當賊有不快意則殺之十七八爲佳賊臨陳乃殺人二十爲大將用兵以救人卒謚曰
貞武孫敬業嗣爵

李守素 唐趙州人通氏姓學世號肉譜虞世南與論江右山東人物歎曰肉譜眞可畏也時渭州

刺史李淹亦明譜學守素所論惟淹能抗之

李淳風唐岐州雍人幼爽秀通羣書明步天曆算貞觀初以將仕郎直太史局制渾天儀著法象書七篇上之累遷太史令太宗得讖欲求武姓者殺之淳風曰天之所命不可去也若殺之復生壯者陛下子孫無遺種矣乃止凡于占候吉凶若符契然意有鬼神相之以勞封昌樂縣男所撰有典章文物志乙巳占等書

李大亮唐恭儉忠謹外若不能言而內剛烈不可干以非義對天子爭是非無回撓見妻子未始有惰容每宿直必坐寐達旦房玄齡每稱其有王陵周勃之節事兄嫂以禮聞雖歷位通顯而

居陋如故以功封武陽公

李果　唐爲洛陽令有劉兼者夜聞戶外語曰古今正人李侯是也見其行事令人破膽我輩可于他縣血食兼開戶視之無人乃鬼神也

李善　唐江夏人有雅行淹貫古今不能屬辭故人號書簏顯慶中兼沛王侍讀爲文選注敷析淵洽表上之居汴鄭間講授諸生四遠至傳其業號文選學

李延壽　唐字遐齡相州人仕爲崇文館學士嘗追述父志作南北史一百八十卷上之又撰太宗政典高宗觀之咨美直筆賜帛褒之

李多祚唐驍勇善射高宗時以軍功累遷右鷹揚大將軍張柬之將誅二張以多祚素感槩可動以義乃從容謂曰將軍居北門幾何曰五十年矣將軍擊鍾鼎食貴重當世非大帝恩乎多祚泣數行下曰死且不忘遂定謀以敬暉李湛爲右羽林將軍命總禁兵多祚王同皎請太子至玄武門斬關入中宗復位封多祚遼陽郡王

李迥秀唐事母至孝所居堂產芝艸犬乳鄰猫中宗以爲孝感旌大門閭　迥秀母本微賤妻𥡴氏叱媵婢母聞之不悅迥秀卽時出之或問何遽如此迥秀曰娶妻本以養親今乃違忤顏色安敢留也

李景伯 唐中宗宴侍臣使各爲迴波辭時景伯爲諫議大夫進曰迴波爾持酒巵微臣職在箴規侍臣既過三爵諠譁竊恐非儀上不悅蕭志忠曰此眞諫官也

李日知 唐滎陽人及進士第武后時歷司刑丞時法令嚴吏爭爲酷日知獨寬平嘗免一囚死少卿胡元禮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囚終無生理日知曰日知不離刑曹此囚終無死法竟以兩狀列上日知果直累遷侍中罷爲禮部尚書致仕

李安靜 唐武后將革命王公百官皆上表勸進安靜獨正色拒之及下制獄來俊臣詰其反狀安靜曰以我唐家老臣須殺即殺若問謀反竟無可對俊臣竟殺之

李昭德唐武后時爲鳳閣侍郎初王慶之請立武承嗣爲太子武后大怒命昭德杖之昭德引出示朝士曰此賊欲廢我皇嗣立武承嗣遂撲之耳目皆血出然後殺之因言於太后曰天皇陛下之夫皇嗣陛下之子陛下身有天下當傳之子孫爲萬代業豈得以姪爲嗣乎自古未聞姪爲天子而爲姑立廟者也且陛下受天皇顧託若以天下與承嗣則天皇不血食太后然之未幾拜左丞相同平章事先是昭德密言於太后曰承嗣權太重太后曰吾姪也故委以腹心昭德曰姑姪之親何如父子子猶有弑其父者況姪乎太后矍然遂罷承嗣政事承嗣亦毀昭德於太后太后曰吾任昭德始得安眠彼代吾勞汝勿言也後被來俊臣誣以謀反與俊臣同誅

時人無不痛昭德而快俊臣

李嶠 唐字巨山贊皇人十五通五經舉進士累官給事中會來俊臣搆狄仁傑嶠與大理少卿張德裕等覆驗卒明其枉神龍初爲中書令其爲文章張說論曰嶠文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一時學者取法焉兒時夢人遺以雙筆自是文詞大進　嶠昆弟皆年三十而卒母憂之以嶠之壽問於袁天罡袁答曰神氣清秀苦壽不永耳因請與嶠連榻而寢視嶠息鼻息候其出入在耳中遂賀曰龜息也必大貴壽　子暢爲虔州刺史

李元紘 唐字大綱萬年人父道廣武后時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初竇從一爲雍州刺史元紘爲司

戶叅軍時太平公主與僧寺爭碾磑元紘判歸僧寺從一懼公主威勢命改判元紘署判後曰南山可移此判無動從一不能奪累官至尚書侍郎再世宰相俱有清節

李元愷 唐邢州人博學善天步曆性恭慎未嘗敢語人宋璟嘗師之旣當國厚遺以束帛將薦之朝拒不答年八十餘卒

李龜年 唐嘗至岐王宅聞琴曰此秦聲良久又曰此楚聲主人入問則前彈者隴西沈妍後彈者揚州薛滿

李翺 唐爲潭州刺史席上有妓女舞柘枝者顏色憂悴問之乃故韋左司愛姬也翺遂延入與

韓夫人相見選席上一善士嫁之

李乂 唐字尚真趙州房子人沉正方雅爲監察御史時遣使江南發庫貲以贖生乂上疏諫曰與其拯物莫若優民後進吏部侍郎請謁不行時人語曰李下無蹊徑兄尚一尚正俱以文章名所著詩文共爲一集號花蕚集

李邕 唐玄宗時爲北海太守才高氣方剛毅激烈覽秘書了辯如響四方請文擅名天下初武后令宋璟鞫張昌宗璟奏昌宗包藏禍心法當斬后不從時邕爲左拾遺進曰宋璟志安社稷非爲身謀願陛下從之邕才藝出衆盧藏用常語之曰君如干將莫邪難與爭鋒然終虞缺折

耳後被李林甫所害

李適之 唐京兆人天寶初代牛仙客為相李林甫以計去之故適之詩有云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為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喜賓客飲酒至斗餘不亂

李頎 唐東川人開元十三年賈季鄰榜進士調新鄉縣尉有詩集傳于世論者謂律詩當與高適並驅未論先後皆足為萬世法程

李白 唐字太白興聖皇帝九世孫其先於隋末徙西域神龍初遁還客巴西白之生母夢長庚星入懷因以命名十歲通詩書旣長隱岷山州舉有道不應蘇頲為益州長史見白異之曰是

子天才英特少益以學不滅相如後至長安謁
賀知章知章見其文歎曰子謫仙人也言於玄
宗名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帝賜食親
爲調羹有詔供奉翰林帝嘗坐沉香亭時牡丹
盛開欲白爲樂章速召適白已醉左右用水頮
其面醉稍解帝使貴妃爲之捧硯即成清平調
三章筆無留意帝愛其才數宴見白嘗醉使高
力士脫靴力士耻之因摘其詩以激貴妃帝欲
官白妃輒沮之白自知不爲親近所容浮游四
方嘗乘月與崔宗之自采石至金陵着宮錦袍
坐舟中旁若無人一日騎驢過華陰縣縣令止
之白索筆供云予生西蜀身寄長安天上碧桃
慣飡數顆月中丹桂曾折高枝會使龍巾拭唾
御手調羹貴妃捧硯力士脫靴想知縣莫尊於

天子料此地莫大於皇都天子殿前尚容吾走馬華陰縣裏不許我騎驢令大驚謝之　白與孔巢父陶沔韓準裴政張叔明居徂徠山號竹溪六逸又與賀知章李適之汝陽王李璡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為飲中八仙杜甫作歌以紀之安祿山反時永王璘辟白為寮佐璘起兵敗當誅白繫潯陽獄初白游并州見郭子儀奇之子儀犯法白為救免至是子儀請解官并上所賜銀印以贖之詔流夜郎會赦還潯陽坐事下獄時宋若思將吳兵赴河南過潯陽釋囚辟為參謀未幾辭職訪族人當塗令李陽冰寶應元年十一月卒就葬當塗之謝家莊青山東麓所著有詩集三十卷李陽冰為之序云三代以來風騷之後千載獨步惟公一人　白登石州象

耳山留題云夜來月下卧醒花影零亂滿人襟袖疑如濯魄于冰壺也

李陽冰唐字少温趙郡人白之族人以詞翰名乾元間爲縉雲令脩孔子廟自爲文記之歲旱禱城隍與神約不雨焚其廟及期雨霑足亦自爲記秩滿退居吏隱山後遷當塗令陽冰篆書尤著舒元輿謂其不下李斯云

李泌唐字長源京兆人七歲能文玄宗名至命與張說觀棋說試之曰方若棋局圓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泌卽答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才靜若得意帝大悅曰是子精神要大於身張九齡呼爲小友命遊宮坐貴妃膝宮人進果　僧明瓚號懶殘者泌往見之懶殘方

撥牛糞煨芋出半芋啖之曰愼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帝便與太子亨爲布衣交太子嘗稱爲先生後隱居潁陽上自馬嵬北行遣使召之謁見上大喜出則聯轡寢則對榻上欲以泌爲相泌辭曰陛下待以賓友則貴於宰相矣上乃止上一日謂泌曰子儀光弼已爲宰相若克復兩京則無官以賞之奈何泌曰莫若疏爵上以賞功臣則雖大國不過二三百里自比今之小部豈難制哉上曰善　帝與泌出行軍軍士指之竊言曰衣黃者聖人也衣白者山人也上聞之以告泌曰艱難之際不敢相屈以官且衣紫袍以絕群疑泌不得已受之服之入謝上笑曰旣服此豈可無名稱出懷中勑以泌爲侍謀軍國大元帥府行軍長史泌固辭上曰朕非敢相臣

以濟艱難耳俟賊平任行高志泌乃受　肅宗
即位名至帝謂泌曰朕已表請上皇東歸泌曰
上皇不來矣今請更爲群臣賀表言自馬嵬請
留靈武勸進今日成功聖上思戀晨昏請速還
京師就孝養之意則可矣上命泌草表即遣中
使入蜀因留泌同寢泌因請去曰臣有五不可
留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寵臣太深臣
功太高亦太奇此其所以不可留也上固留之
泌曰陛下不聽臣去是殺臣也上良久曰卿以
朕不從北伐之謀乎對曰非也乃建寧王事耳
上泣曰先生言是也然既往不咎朕不欲聞之
泌曰臣非咎既往乃欲陛下愼將來耳昔天后
有四子長弘聰敏天后忌而殺之次子賢懼作
黃臺爪辭冀以感悟天后天后不聽賢亦廢死

其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爲可四摘抱蔓歸今陛下已摘一矣愼勿再摘上愕然曰安有是哉朕當書紳泌復固請歸山上曰徐議之其後使還言上皇初得上表徬徨不能食及羣臣表至乃大喜十日啟行上名泌曰卿之力也辭歸隱于衡山給三品祿賜隱士服代宗名至舍蓬萊殿書閣賜第拜杭州刺史德宗立名爲左散騎常侍日直西省未幾拜爲相上謂之曰朕欲與卿有約卿愼勿報讐有恩者朕爲卿報之對曰臣素奉道不與人爲讐李輔國元載皆害臣者今已斃矣素所善者皆已顯達無可報也願陛下勿害功臣馬燧李晟有大功陛下若聽讒言萬一害之恐中外之變復生也上以爲然上又謂泌

曰自今凡軍旅糧儲事卿主之吏禮委張延賞刑法委柳渾泌曰臣爲宰相天下之事咸共平章若各有所主是乃有司非宰相也上笑曰朕適失辭卿言是也　帝欲廢太子而立姪舒王泌切諫曰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者幸賴陛下語臣臣敢以家族保太子無他上曰爲卿思之太子遣人謂泌曰若不可救欲先自仰藥何如泌曰勿慮也願太子起敬起孝苟泌身存必不使太子失所上一日開延英召泌流涕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無及矣太子仁孝實無他也泌拜賀曰臣報國畢矣乞骸骨歸上不許屢官至中書侍郎封鄴侯後月蝕東瑩泌曰吾當之矣果卒子繁嗣爵　繁初爲括州守建學擇山擇博士弟子肄業其上廩餼悉捐俸周之括

士人皆知向學自繁始韓愈爲之記後遷隨州刺史　泌長而辟穀每導引骨節珊然人謂鎖子骨嘗作詩云天覆吾地載吾天地生吾有意無不然絶粒升天衢不然鳴珂遊帝都安能不貴復不去空作昂藏一丈夫居洛與惠林寺僧圓澤契嘗約遊青城峩眉山泌欲舟行澤欲步往泌具舟强之行路見一婦人錦襠汲水澤曰此婦孕三年矣吾當爲之子所以不欲舟行者爲此也今見無可逃矣以三日洗兒一笑爲約後十二年於杭州天竺一見爲信吾以三生比丘居湘西岳麓寺有巨石常習禪其上即回是夕卒三日李往其家問之得兒爲之一笑後至杭赴約月夜泊舟岸下聞葛洪川畔有乘牛扣角歌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不要論慚

梶情人遠相訪此身須逝性常存泌曰澤公儂否曰李公真信士然俗緣未盡愼勿相見又詩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山川遊已遍却迴烟棹上瞿塘時大曆九年也

李光弼 唐柳城人肅宗朝拜節度使平安史之亂與郭子儀齊名世稱李郭光弼用兵謀定而後戰能以少擊衆中興戰功推爲第一其代子儀於朔方也營壘士卒麾幟無所更而光弼號令氣色乃益精明代宗朝封臨淮郡王卒謚武穆詔賜鐵券名藏太廟圖形凌烟閣

李覬 唐射洪人少負俊穎讀書過目卽悟舉進士工於詩時人比之陳子昂李白

李頻 唐字德新壽昌人少秀悟博記覽尤長於詩與詩人方干相善擢進士仕歷都官員外終

建州刺史有詩傳世建
人立廟於梨山歲祀之

李益唐長於詩與李賀相埒每一篇成樂工爭求
之至征人早行等篇天下皆施之繪圖後負
才傲物以集
賢學士坐貶

李華唐字遐叔作含元殿賦成以示蕭穎士穎士
日景福之上靈光之下華文辭綿麗少宏傑
氣穎士健爽自肆而華自疑過之他日作弔古
戰場文極思方成汙為故紙與穎士讀之問今
人誰可及穎士曰君加精
思便能至矣華愕然而服

李揆唐字端卿隴西人性警敏善文章乾元中進
禮部侍郎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揆美風儀

善奏對帝曰鄉門第人物文章當世第一信朝
廷羽儀故時人有頭頭第一之說德宗朝盧杞
惡之使入吐蕃揆言於上曰臣不憚遠行恐死
於道路不能達詔命上爲之惻然及至諸酋長
曰聞唐有第一人李揆公是否揆畏其留因紿
之曰彼李揆安肯來還至鳳翔卒　居東都杜
司徒語及事事第一揆曰若道門戶門戶自有
所承官職遭遇耳今形骸凋瘁看即下世一切
爲空何第
一之有

李

勉　唐字玄卿京兆人少好學沉雅清整善琴工
詩從肅宗于靈武封監察御史劾大將管崇
嗣背闕坐不恭上曰吾有李勉朝廷始尊代宗
時遷京兆尹政尚寬簡德宗興元中拜相在位

二十年所得俸賜皆分遺親黨身歿家無餘贏爲宗臣之表　勉少貧客游梁宋與諸生共逆旅諸生病且死出白金語勉曰左右無知者幸君以此葬我餘則君自取之公許之託葬密置餘金棺下後其家來謁共發瘞出金付之

李　端　唐趙州人嘉祐之姪也大曆五年進士從郭曖遊曖嘗進官大集賔客賦詩端最工錢起曰此素爲之請賦起姓端立獻一章又工于前客乃服曖賜帛百疋後移疾江南仕至杭州司馬有詩集三卷

李景略　唐德宗朝爲河東行軍司馬李說忌之回紇使梅錄入貢過太原說與之宴梅錄爭坐次

說不能過景略北之梅錄識其聲趨前拜之曰非豐州李端公邪遂坐下堂坐中皆屬目於景略說益不平乃賂霍文場使去之會有傳回紇當入寇者上以豐州當虜衝擇可守者文場薦景略豐州窮邊氣寒土瘠民貧景略以勤儉率衆二歲之後儲備完實雄於北邊

李抱真傳德宗時爲臨洛節度使朱滔反勢甚猖獗抱真令賈林說王武俊與之合兵擊滔武俊說兩軍尚相疑抱真乃以數騎詣武俊營叙國家禍難天子播遷持武俊流涕武俊亦悲不自勝遂約爲兄弟誓同滅賊退入武俊帳中酣寢久之武俊感激待之益恭指心仰天曰此身已許十兄死矣遂連營而進大破朱滔於貝州以功進檢校司空　抱真兄抱玉亦名將眞沉慮而

斷重士聞四方有賢者必欲與之遊雖小善皆卑詞厚幣千里邀致之至無可錄徐徐以禮謝去兼喜方士因餌丹而卒

李紓 唐建中間爲縉雲令有政聲邑有孝婦陶氏喪姑負土成墳一哭三絕紓爲亢碣請陸羽撰文以表之其知所重如此

李戡 唐字定臣渤海敬王七世孫也幼孤年十歲即好學擬薪自爨夜無膏燃默念所記年三十明六經舉進士就禮部試吏唱名乃入戡耻之徑返江東隱陽羨里人有鬬爭不決者不之官悉詣戡以辯嘗集詩之類古者斷爲唐詩以譏元□之失云

李商隱唐字義山河内人世勣之裔孫舉進士調弘農尉又試拔萃中選補太子博士遷檢校工部員外郎詩文瑰邁奇古世號其詩爲西崑體

李晟唐字良器洮州臨潭人年十八從王忠嗣征吐蕃稱萬人敵克平朱泚收復京師號令嚴明公私按堵以功拜河中同絳節度使加平章事晟拜哭受命乃治城隍繕甲兵爲復京城之計是時懷光朱泚連兵晟以孤軍處二强寇之間内無資糧外無救援徒以忠義感激將士故衆雖單弱而銳氣不衰末幾加諸道副元帥晟家百口及神策軍士家屬皆在長安朱泚善遇軍中有言及家者晟泣曰天子何在敢言家乎泚使晟親近以家書遺晟曰公家無恙晟曰爾

敢爲賊間立斬之軍士未授春衣盛夏猶衣裘褐終無叛志後大破朱泚屯兵於含元殿前令諸軍曰晟賴將士之力克清宮掖長安士庶久陷賊庭若小有震驚非予民伐罪之意晟與公等室家相見非晚五日内無得通家信遂作露布上行在曰臣已肅淸宮禁祗謁陵寢鍾簴不移廟貌如故上泣下曰天生李晟以爲社稷非爲朕也車駕至長安晟謁見於三橋先賀平賊後謝收復之晩伏道左請罪上撫慰之令左右扶上每宴勳臣輒以晟爲首遷太尉　晟初在鳳翔嘗謂僚佐曰魏徵好直諫余竊慕之行軍司馬李叔度曰此儒者事非勳德所宜也晟斂容曰司馬失言矣晟任兼將相知朝廷得失而不言何以爲臣哉叔度慙而退及在朝廷上有

所顧問極言無隱而性沉密未嘗泄於人以功累官至司徒兼中書令封西平郡王　晟治家嚴子姪非晨昏不輒見子十五人知名者愿憲愬聽　晟麾下大將田希鑒者附朱泚泚敗晟以節度使巡涇州希鑒郊迎晟與之並轡而入道舊甚歡也希鑒不復疑晟伏甲而宴宴畢引諸將下堂曰我與汝曹久別可各自言姓名於是得爲亂者三十餘人數其罪殺之顧希鑒曰田郎不得無罪并立斬之　愿隱于盤谷韓愈作序以紀之云是谷也隱者之所盤旋竆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與其譽於前又孰若無毀於其後榮辱不關刀鋸不加

理亂不知黜陟不聞此則大丈夫不遇於當時之所爲也我則行之後竟終於隱　愬字元直元和中以太子詹事遷唐鄧隨節度使將兵討吳元濟將敵行諸將曰今日往亡愬曰吾兵少不足戰宜出其不意彼以往亡不吾虞正可擊也遂往克其外城　李祐言於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洄曲可以乘虛直抵其城元濟必成擒矣愬然之夜半雪甚行七十里近城有鵞鴨池愬令驚之以混軍聲李祐李忠義钁其城爲坎以先登壯士從之或謂元濟曰官軍至矣元濟尚寢笑曰俘囚爲盜爾曉當盡殺之及愬傳號令應者聲徹子內元濟始懼擒之檻送京師裴度後至愬具櫜鞬出迎拜於道左度將避之愬曰蔡人頑鈍不識上下之分願公因而示之使知

朝廷之尊嚴乃受之恕乃振旅還朝賜爵涼國公封李祐爲神武將軍後復與田弘正共討李師道斬之史稱其籌略武功克肖其父信夫

聽于憲宗朝爲羽林將軍有良馬初穆宗爲太子時遣左右諷求之聽以職總親軍不敢獻穆宗即位時河東缺帥上曰李聽不與朕馬是以可任遂以爲河東節度使文宗朝遷河中節度使上嘗歎曰付之以兵不疑置之散地不怨惟聽可以爲然

李

巽唐憲宗朝爲度支鹽鐵轉運使自劉晏之後居財賦之職莫能繼之巽掌使一年征課所入類晏之多明年過之又一年加一百八十萬緡

李栖筠唐

字貞一贊皇人莊重寡言氣度宏遠有文章名官御史謇謇不附權貴喜獎人而樂人攻已短封贊皇縣男天下士推重之稱爲贊皇公子吉甫初被陸贄貶爲明州長史及德宗時陸贄貶忠州時吉甫爲忠州刺史贄門人以爲憂而吉甫忻然以宰相禮事贄贄遂與深交未幾取入同平章事謂裴垍曰吉甫流落江湖踰十五年一旦蒙恩至此思所以報德惟在進賢而朝廷後進罕所接識君有精鑒顧悉爲我言之垍取筆疏三十餘人數月之間選用略盡當時翕然稱吉甫爲得人官終中書侍郎封贊皇縣侯子德裕　德裕字文饒穆宗初擢翰林學士凡號令大典冊皆更其手嘗注前漢書行于世敬宗初遷浙西觀察使獻丹扆六箴上優詔

答之文宗初進兵部侍郎裴度薦以爲相被李宗閔簒奪惡德裕勝已出之滑州武宗朝拜宰相上謂之曰文宗好聽外議諫官言事多不著名德裕曰臣頃在中書文宗猶不爾前乃鄭注教文宗以術御下遂成此風人主但當推誠任人有欺罔者威以明刑孰敢哉上善之時邢洛磁三州歸欵加爵太尉封衛國公德裕辭上曰恨無官賞卿耳武宗崩德裕攝冢宰宣宗立罷爲荆南節度使被白敏中所惡貶潮州別駕竟卒于貶所懿宗立劉鄴上疏言德裕父子爲相有聲迹功效竄逐以來血屬將盡宜賜哀憫贈一官遂追復爲左僕射人自咸和以後用兵宰相或不休沐或繼火乃罷德裕從容裁决沛然若無事時一日遇異僧相曰公災萬里行平生

當食萬羊今已九千五百矣後旬日米暨饋羊四百德裕謂僧曰吾不食矣僧曰至此已爲相公所有公歎曰吾師至人吾嘗夢行晉山有牧羊者迎拜曰此侍郎食羊吾不泄不久貶 初德裕爲新繁令又嘗夢一叟曰潛形其下幸庇我明府七九之年當相見萬里外後于土中掘得一碁徑數尺投之水而德裕以六十三卒有平原別墅爲遊憩之所花石園池殊異內有醒酒石醉卧則醒 先是德裕得一方竹杖贈潤州甘露寺僧後鎮浙江見僧問曰方竹兄無恙對曰規而漆之矣公嗟惋良久

舉詩曰削圓方竹杖漆却斷紋琴

李

紳 唐字公垂敬玄曾孫爲人短小精悍詩最有名時號短李元和初補國子助教翰林學

士與李德裕元稹同時號爲三俊穆宗朝素排
李逢吉之姦逢吉患之而上遇之厚不能遠會
御史中丞缺逢吉薦紳清直宜居風憲之地上
以中丞亦次對官從之後復以計出紳爲江西
觀察使紳入謝上寤改除紳戶部
侍郎累官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李彥博 唐廣陵人學無不通尤好地理嘗爲地志圖
內自五侯九伯外至要荒蠻貊亞跡之所窮
漢譯之所通皆據書而畫隨
方面以區別萬邦錯峙炳焉

李絳 唐字深之初及第試明水賦稱龍虎榜元和
中進中書舍人賜以金紫憲宗初政每有軍
國大事必與諸學士謀之或閱月不賜對絳言
臣等飽食不言其自爲計則得如負國何陛下

詢訪理道開納直言實天下之幸非臣等之幸
也上遂召對　上嘗欲遊獵苑中至蓬萊池西
謂左右曰李絳必諫不如且止　絳嘗極言吐
突承璀專橫言極懇切上作色曰卿言太過絳
泣曰陛下置臣於腹心耳目之地若臣畏避左
右愛身不言是臣負陛下言之而陛下惡聞乃
陛下負臣也上怒解曰卿所言乃人所不能言
眞忠臣也未幾拜相嘗謂帝曰人臣當犯顏苦
口指陳得失若陷君於惡豈得爲忠上謂輔臣
曰李絳眞宰相也　時京兆尹元義方媚事吐
突承璀絳惡之出爲鄜坊觀察使義方入謝因
言絳私其同年許季同上曰朕諳李絳必不爾
明日上以詰絳曰人於同年固有情乎對曰同
年乃四海偶同科第於情何有宰相職在量不

授任若其人果才雖在子姪之中猶當用之況同年乎避嫌棄才是狗私也上以爲然嘗搜次君臣成敗十五種奏上憲宗深歎賞爲連屏張於別殿每閱視之

李藩

唐字遠翰其先趙州人少沉靜有檢局敏于學累官給事中憲宗謂有宰相器後拜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凡制勑有不可者即於黃紙後批之吏請更連素紙藩曰如此乃狀也何名批勑憲宗每與宰相語及神仙藩曰秦皇漢武學仙之効具載前史太宗服天竺僧長年藥致疾此古今之明鑒也茍道盛德充人安國理何憂無堯舜之壽乎上不悅罷藩爲太子詹事　藩嘗言儉則足用敦本則百姓富反是則匱上悅之曰願相勗以保此言　少時問卜於葫蘆生

生曰子紗籠中人也藩不省後有新羅僧言凡位當宰相者冥司必潛以紗籠護其名姓恐爲異物所害也 德宗時杜兼謀代張封建爲徐泗節度使幕僚藩過之兼誣藩以搖動軍情上怒令杜佑殺之佑素重藩出詔示之藩神色不變佑曰吾已密論用百口保卿矣上猶疑之召藩詣長安望見其儀度安雅乃曰此豈爲惡者邪

李渤唐字濬之洛陽人元和初以右拾遺召不赴與元涉隱廬山後强起之爲庫部員外郎中使陳許還言於帝曰臣過渭南諸縣人多流亾舊三千戸者今纔千戸聚歛之臣剝下媚上不思竭澤不慮無魚乞降詔書禁絶計不數年人皆復於農矣執政惡之渤遂謝病歸東都

李

玨唐字待價甫冠舉明經李絳見之曰日角珠庭非庸人相明經碌碌非子所宜乃舉進士高第穆宗朝除侍御史宰相韋處厚稱之曰君清廟之器豈搏擊才邪後開成中拜相文宗欲置詩學士玨曰詩人浮薄無益於理後以立太子與宦官不合遂致政歸　又廣陵李玨者以販糴為業每斗惟求子錢二文資奉父母凡糴糴授人升斗俾自量丞李玨節制淮南府夢入洞府見石壁金書姓名中有李玨字方自喜有二童子云此是江陽部民李玨爾後百餘歲果仙去

李

賀唐字長吉七歲能辭章皇甫湜韓愈過其家使之賦詩援筆立成名高軒過苦吟每日出

騎弱馬小奚童背古錦囊隨後遇有所作輒投其中暮歸母探囊見所書多即怒曰是兒嘔出心肝乃已憲宗朝爲協律郎一日晝見緋衣人駕赤虬持一板書云上帝成白玉樓召君作記賀告以母老且病不願去緋衣曰天上殊樂不苦也賀泣下沾襟遂卒時年方二十七

李固言 唐未第時行古柳樹下聞有彈指聲固言問之曰吾柳神九烈君已用柳汁染子衣矣果得藍袍當以棗糕餉我未幾果狀元及第文宗朝拜中書同平章事

李石 唐文宗朝拜相甘露之變鄭注李訓被誅宦者仇士良每引訓注折宰相搢紳喪氣石難士良曰訓注誠爲亂首但不知訓注始因何人得進宦者稍屈搢紳賴之 初王守澄惡宦者

田全操等六人李訓鄭注因遣巡邊詔六道使殺之會訓敗名還全操追忿訓注之謀揚言入城凡儒服者盡殺之時鄭覃與石皆在中書覃謂石曰耳目頗異宜出避之石曰宰相位尊望重人心所屬不可輕也若宰相亦走則中外亂矣覃然之石坐視文案沛然自若至晡乃定自甘露之變人情危懼官者恣行石忘身狥國故紀綱粗立天子倚之亦差以自彊仇士良深惡焉潛遣盜殺之不果石懼辭位上深知其故從之遂罷爲荆南節度使

李景讓 唐武宗時爲浙西觀察使初景讓母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子幼每自教之宅後牆陷得錢盈船母祝之曰吾聞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天必以先君餘慶矜其貧而賜之則願諸孤學問

有成此不敢取遽命掩而築之景讓宦達髮已斑白小有過不免榱楚弟景溫景莊下第景讓終不肯屬主司曰朝廷取士自有公道豈可效人求關節乎

李群玉 唐字文山澧陽人能詩大中間裴度入相薦之云群玉放懷丘壑吟咏性情叱姸詞于麗則動淸律于風騷㝠鴻不歸羽翰自逸霧豹遠迹文采愈奇詔授弘文閣校書郎有詩集行世

李季芳 唐道州處士刺史元結請于朝曰季芳介直自全杜門著述不求人知乞令州縣造舍給田免其戶役以風高尚從之

李勝 唐有劍術常遊洪州西山中與處士盧齊及同人五六輩雪夜共飲座中一人偶言雪勢

如此固不可出門也勝曰欲何之吾能往因曰吾有書籍在星子君能爲我取乎勝曰可乃出門頃刻攜書而至星子至西山凡百餘里也衆異之觀中道士嘗不禮于勝勝曰吾不殺之聊使一懼一日道士閉門寢于室勝命童子叩戶取李處士七首道士起見所臥枕前插四七首勁勢猶動白是敬心禮勝

李廷珪唐本姓奚賜姓李精于墨爲墨官

李行言唐宣宗時爲海州刺史先是上獵於苑北遇樵夫問其縣曰涇陽人也令爲誰曰李行言爲政何如曰性執有强盜數人匿軍家索之竟不與盡殺之上歸帖其名於寢殿之柱是月行

除海州刺史入謝上賜之金紫問曰卿知所
以衣紫乎對曰不知上命取殿柱之帖示之

李君奭唐宣宗時爲醴泉令帝校獵渭上有父老以
十數聚於佛祠上問之對曰醴泉百姓也縣
令李君奭有異政考滿當罷詣府乞留故此祈
佛冀諧所願耳及懷州刺史闕上手書除君奭
宰相莫之測君奭入謝
上以此奬勵衆始知之

李甘唐字和鼎第進士舉賢良方正異等擢侍御
史鄭注求宰相甘曰鄭注何人欲得宰相白
麻出我
必壞之

李筠五代仕周爲昭義軍節度使及宋主代周遣
使加筠中書令使者至潞州筠欲拒之賓僚

切諫乃延使者置酒既而取周太祖畫像懸于壁涕泣不已筠長子守節泣諫筠不聽宋主手詔慰之不從遂遣石守信率兵討之入其城筠焚死于火守節以城降帝釋之封單州團練使

李漢超宋太祖時爲關南兵馬都監漢超至關南民有訟其强娶巳女爲妾及貸民錢不償者帝召謂曰汝女可適何人曰農家又問漢超未至關南時契丹何如對曰歲苦侵暴曰今復爾邪對曰無也帝曰漢超朕之貴臣汝女爲之妾不猶愈爲農婦乎漢超不在關南汝家尚能保其所有貨財邪責其人而遣之密使諭漢超曰亟還其女并所貸若不足用何不告朕邪漢超感泣由是益脩政理齊州吏民愛之

李八百宋名眞自稱八百歲白鹿先生謂陳摶曰此神仙李八百動靜不測有詩云一日身遊八百里三番花落九千年　八百姝明香眞人修道華林山之玄秀峯後于五龍崗冲舉

李成宋吳人五代末以詩酒遊公卿間善摹寫山水凡有求者先爲置酒酒酣落筆烟景萬狀世傳以爲寶宋初衛融知陳州聞其名召之成挈族而往以酣酒卒　子覺

李度宋洛陽人五代周進士入宋累官虞部員外郎直史館借太常少卿使交州未至卒度工于詩有佳句爲時傳誦　弟康亦善詩太宗時進士官至右贊善大夫

李舜臣宋字子思井研人邃于易學所著有四書辯證等書

李瀆 宋字長源父瑩善詞賦周進士爲蒲帥記室聚書畫嗜酒往來中條山眞宗祀汾陰名見辟足疾不起一日有人至牀下誦詩云行到水窮處未知天盡時瀆曰吾逝矣頃之果卒魏野聞而哭之後六日亦卒人皆異之　瀆性嗜酒人或勉之答曰扶羸養疾舍此莫可從吾所好以盡餘年不亦可乎

李昉 宋字明遠所居鄉曰調元鄉秉鈞里仕漢周歸宋三入翰林太宗朝拜相時有人求差遣見其人材可取將收用必正色拒之已而擢用或不足收用必和顏溫語待之子弟問其故公曰用賢人主之事我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歸恩于上若其不用者既失所望又

無善辭此取怨之道也　子孫數世至二百餘口猶同居共爨凡田園邸舍所收及有官者俸祿皆聚於一庫計口自給餉婚姻喪葬費有常數命子弟各掌其事後以司空致仕歸至道元年燈夕太宗御樓以安輿召至賜坐敷對詳明上親酌御樽飲之選餕之精者賜之稱之曰善人君子也時年七十一卒謚文正子宗諤字昌武眞宗朝擢知制誥在翰林九年以朱衣引雙而去其一宋朝父子掌誥者九家李昉子昌武

王祐子旦　忠獻子安簡　晁迥子文莊　錢希白子脩懿　梁灝子適昌　呂夷簡子公綽

宋綬子敏求　蘇紳子頌

李穆宋初穆仕太祖爲御史中丞判決精敏豪右屛跡人不敢干以私太宗即位遷參知政事

不逾月卒穆爲人質厚忠恪謹言愼行凡所爲無有矯飾帝聞其卒哭謂侍臣曰穆國之良臣操履純正眞不易得朕方倚用遽爾淪沒非穆之不幸乃朕之不幸也

李繼隆 宋字霸圖潞州上黨人都監處耘之子也以父廕補供奉官乾德中選爲果閬監軍年方弱冠母憂其未更事將輔以處耘左右繼隆曰是行兒自有立豈須此輩願勿以爲慮尋慰而遣之代還會征江南領雄武卒三百戍邵州止給刀盾蠻賊數千截其道繼隆率衆力戰遁去手足俱中毒矢太祖聞其勇敢而器重之又與石曦襲袁州破桃田砦太祖嘉之追念其父欲援用之以平昇州功遷莊宅副使太宗卽位改六宅使從征太原遷四面提舉都監端拱初

授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領保順節度後出爲定州都部署初朝議有寇至令堅壁勿戰一日契丹騎至繼隆欲出中黃門林延壽以詔書止之繼隆曰閫外之事將軍得專乃與袁繼忠出戰大破之淳化四年召還太宗面奬之真宗即位加中書門下平章事解兵柄歸本鎮後復與石保吉敗契丹于澶淵及上至幸北門觀兵召問慰勞見其所部整肅歎賞久之還京加開府儀同三司會疾作上親臨問卒贈中書令謚忠武

李沆 宋字太初太原人炳之子太宗時登進士爲右補闕知制誥上嘗稱其風範端凝真宗朝拜相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王旦以謂細事不足煩帝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

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於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　寇準始與丁謂善準薦謂于沆沆不用準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爲人下乎沆曰後日有悔當思吾言　沆嘗曰居重位無補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少以報國爾　沆嘗讀論語或問之沆曰沆爲宰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沆性直諒內行脩謹居位愼密不求聲譽遵法度識大體人莫能干以私公退終日危坐未嘗跛倚帝一夕遣使持手詔欲以劉美人爲貴妃沆對使者引燭焚詔附奏臣但道臣沆以爲不可其議遂寢帝嘗以沆無密奏謂之曰人皆有密啓卿獨無何也沆曰臣待罪宰相公

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人臣有密啓者非讒即佞臣常惡之豈可效尤　常治第封丘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沆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太祝奉禮廳事則巳寬矣張詠曰吾榜得人最多謹重雅望無如李沆故論宋初得大臣之體者沆爲稱首卒謚文靖贈太尉中書令所

著有五代史註三十卷

李繼宣宋開封人乾德中以材武補殿直年纔十七命捕虎峽州凡殺二十餘生擒二虎一豹以獻遂授以邊任所至有戰功嘗追北虜於新城斬其賀恩相公監兵高陽率兵入虜境燒聚落獲生口以歸時虜大寇瀛鎮間聞之遂引還初繼宣承受定州路奏事巳嘗入北境殺獲甚衆

又從崔彥進曹彬李繼隆米信與契丹戰未嘗不捷至是虜畏之性任鎮州鈐轄而主帥傅潛怯懦有警請行皆爲所抑及與高瓊同主軍事遂逐虜衆越界河嘗與秦翰楊延嗣延昭張斌遇於威虜軍臨陣馬中矢凡三易之嗣輩皆引去獨繼宣引所部接戰薄暮方至營詔稱獎之積官至四方館使康州刺史卒年六十四

李建中　宋字得之蒞州人幼好學太宗時進士累官太常博士嘗表陳時政後歷知曹解潁蔡四州終判太府寺建中性簡靜恬于榮利善書札草隸篆籀俱妙有集三十卷子周道周士及第

李玭　宋宗城人力耕事母母卒讓田與弟廬葬所晝夜號泣負土築墳又以二代及諸族父母

藁葬衰盡禮築之凡三年成六墳不食肉衣帛
不預人事墳成復留守墳三年常令兒子賣藥
以自給天禧中知府張知白以狀聞詔賜粟帛
里中有毋在而析産者聞竝被旌兄弟懼慚復
同
居

李畋宋華陽人以學行爲鄉里所稱初蜀士知向
學不樂仕宦知州張詠敦勉就舉畋遂登第
累官知榮州自號谷子所著歌詩雜文及
谷子總百卷張詠語錄三卷卒年八十七

李行簡宋字易從同州人少苦學坐石誦六經嘗至
夜分雖寒暑不渝又聚木葉學書筆法遒勁
舉進士登第累擢至龍圖閣待制真宗數 閣
命講易因訪大臣得失行簡必稱其所長人以

爲長者仁宗即位進給事中以疾求外知河中府徙虢州卒年七十一有集二十卷行簡端重不妄交一介不取諸人雖善奕人莫知者諸子非冠帶莫敢見聚書萬卷多其自錄人謂之書樓偶夢緑衣吏持簿至公府自丁謂而下皆錄其官壽至行簡云官諫議大夫及疾歎曰官給事中已踰分矣

李若拙 宋字藏用西安人奇偉尚氣節歷兩浙運使因以浮沉許久作五知先生傳謂知時知難知命知退知足也子繹字縱之京兆萬年人幼謹愿自脩登進士第累遷兵部郎中江淮發運使內出絹五十萬匹責資于東南繹曰百姓饑不宜重擾輒奏罷之甫半載漕課視常歲增

五之一遷太常少卿再
知延州繹所至頗稱治

李迪 宋字復古濮州鄄城人少從柳開學爲古文
開曰公輔器也景德二年試天道猶張弓賦
舉進士第一累官資政殿大學士同平章事當
章獻太后臨朝時正色危言時稱賢相以太子
太傅致仕卒贈司空侍中謚文定仁宗篆其墓
碑曰遺直長子東之字公明曉典故賜進士累
官龍圖閣直學士以太子太保致仕出都門即
幅巾白衣見客子孝基始登第唱名仁宗顧侍
臣曰此李迪孫邪能世其家可尚也歷知數州
皆有治績　孝基字伯治舉進士晏殊富弼薦
其材任館閣俟一見之孝基曰名器可私謁邪
竟不往知雄丘判閬州知舒州隨所至皆劇

事來亟斷不爲諂佐曲枉累官光祿卿與歩東之同謝事人以比二疏

李及之　宋廸從子登第通判安肅軍後以大中大夫致仕嘗撰次唐史有益治體者爲君臣龜鑑八十卷卒年八十五子孝稱爲大理少卿連奏獄空仕至工部尚書

李巽　宋字仲權光澤人博學能文有士鼓等賦舉進士與王禹偁善禹偁有詩送巽赴官序爲江西提刑明恕第一遷兩浙運使郡人登進士自巽始

李士衡　宋成紀人後徙家京兆進士及第歷知數州累遷刑部侍郎嘗爲三司使眞宗作寛物利論以賜之仁宗即位拜尚書左丞子丕緒累官司農卿知華州致仕居官廉靜不爲矯激家多

圖書集歷代石刻
爲數百卷藏之

李師中宋楚丘人年十五上封事言時政舉進士累
官河東都轉運使在官不貴威罰務以信服
人包拯參知政事或云朝廷自此多事矣師中
曰包公何能爲王安石眼多白他日亂天下者
必斯人也後二十年言乃信唐介貶英州朝中
士大夫以詩送者甚衆獨師中一篇頗爲傳誦

李覯宋字泰伯南陽人通五經生徒常數百人曾
潤甫皆其高第爲文章自成一家天下知其
名皇祐間范仲淹薦試太學助教除太學說書
既沒潤甫上其退居類藁皇祐續藁并後集詔
官其子

參曾

李　郛　宋宜黃人文學浩博嘗著比事羿言三十篇欲遷都建康爲典興復計不遇退而著書人號爲書著文集數十萬言有緯文瑣語

李　薦　宋華州人嘗以文字謁蘇軾軾歎曰筆勢瀾翻有飛河走石之態郎張來秦觀流也比試典貢失之作詩自責

李之儀　宋趙州人工于尺牘蘇軾以爲得發遣三昧仕爲樞密編脩官後罷歸寓潁昌代范純仁作遺表帝讀之悲愴不已之儀自號姑溪老農有文集六十卷

李淸臣　宋少負才名一日往謁韓琦其姪報曰大叔方睡客且去淸臣因題詩于壁曰公子秉閑

臥碧幮白衣老吏慢寒儒不知夢見周公侯曾說當年吐哺無琦見之驚曰吾志此人久矣竟屬東牀之選

李兼　宋宣城人博學于詩楊萬里推許之知台州居官有守旣卒吏民爲之巷哭罷市自號雪巖所著有詩文及郡志

李復珪　宋知滑州司馬光賦詩餞之抵州嘗與郡官夜會宴有牙兵奪銀匠鐵鎚殺人者一府皆驚復珪命捕至立斬之上章待罪諸司按其擅殺仁宗曰復珪帥材也除知慶州邵堯夫嘗稱其臨事有斷竟以才見忌于時

李

夔宋守師和邵武人經書一覽成誦文不停綴舅黃履器之與楊時友善登元豐二年進士第嘗爲華亭縣尉有政聲遷縣令累官右文殿脩撰終龍圖閣待制以　子綱恩贈太師衛國公綱字伯紀政和二年第進士宣和初爲起居郎忽京城大水綱言此夷狄兵戎之象坐謫召還適金人來侵徽宗因其言遂決傳位於欽宗方議割地綱言當以死守除兵部侍郎靖康元年金兵渡河宰執議請欽宗幸襄鄧綱力請守城遂以綱兼親征行營使屢却金兵于城下重圍既解廷臣爭割地講和之說綱數陳出師邀擊之可以必勝與其再至不可不憂由是再謫高宗立首召爲相慨然以脩政事攘夷狄爲已任誅僭逆定經制寛民力變士風通下情改弊

法掊兵買馬經理財賦分布要害繕治城壁道
張所撫河北傅亮收河東宗澤守京城西顧關
陝南葺樊鄧且將據形使以爲守中原還二帝
之計在位竟七十餘日以觀文殿學士罷政事
後歷知潭州洪州福州因事獻言率皆畏天恤
民自彊自治之意而深以議和退避爲非策卒
年五十八累贈太師謚忠定有易傳內篇十卷
外篇十二卷論語詳說十卷詩文奏議百餘卷

李常宋字君擇建昌人皇祐間舉進士熙寧中爲
右正言時王安石方更法常言其不便哲宗
上言七事拜御史中丞少與兄弟讀書廬山白
石僧舍既擢第留所抄書萬卷于室名曰李氏
山房蘇軾歎爲仁者用心爲
記其事云官至兵部尚書

李元中 宋舒州人舉進士工書翰追蹤鍾王與李公麟李亮工同時登第號龍眠三李

李公麟 宋字伯時舒州人元祐進士爲泗州錄事叅軍公麟好學博雅長于詩多識奇字自夏商以來鍾鼎尊彝皆能考定世次辨別欵識爲考古圖朝廷得一玉璽衆莫辨公麟曰此秦璽用藍田玉非昆吾刀不可治上嘉其識善丹青妙絕冠世黃庭堅謂其風流不減古人弟公權公寅亦舉進士有名元符間歸老居龍眠山莊號龍眠居士推禽演有龍眠經

李若水 宋洺州曲周人以上舍登第爲太學博士靖康初金人入寇遣若水爲使見粘罕于雲中纔歸兵已南下及粘罕攻汴以若水爲吏部尚書金人邀帝出郊計中變逼帝易服若水抱持

而哭詆金人爲狗大罵
不屈遂遇害謚忠愍

李格非 宋字文叔濟南人舉進士累官禮部員外郎
嘗著洛陽名園記謂洛陽之盛衰天下治亂
之候也其後洛陽陷於金人以爲知言格非工
於辭章嘗言文不可苟作誠不著則不能工妻
王氏拱辰孫女女清照
自號易安居士皆能文

李永奇 宋青澗人由唐以來世襲蕃尾九族巡檢金
人陷延安授永奇及其子顯忠官永奇泣曰
我宋臣也乃爲彼用耶會劉豫令顯忠率兵赴
汴永奇密戒曰汝得乘機即歸本朝毋以我故
貳其志及豫廢金授顯忠知同州以計執金帥
撒里急遣人告永奇挈家出城爲金人所及家

屬二百口皆遇害顯忠奔夏　顯忠字君錫初生時即挺立于蓐室有火光及長勇力絶人紹興九年自夏國歸屢立大功爲中興名將氣雄萬夫官至二府孝宗朝除太尉薨贈隴西郡開國公

李

闢宋海陽人早喪父事母至孝通春秋餘經諸子皆知其大畧隱居不仕以教授郡邑子弟貧者助其筆札尤精醫術鄉人賴之號北源先生有文集

李長庚宋寧遠人登紹興進士第歷仕五十年廉潔自守不事生業惟畜書數千卷號其讀書之室曰冰壺卒年八十六有冰壺集

李燾宋字仁甫丹陵人父中登第知仙井監燾紹興中進士博極群書作續資治通鑑長編累官禮部侍郎進敷文閣學士兼侍講同脩國史燾以名節學術知名海內長編一書用力四十年始成又有易學春秋學及文集總數百卷卒謚文簡累贈太師温國公張栻嘗曰李仁甫如霜松雪栢絶無世味平生死文字間　長子垕著作郎　次子塈夔州路提點刑獄　三子壁日誦萬餘言舉進士爲正字寧宗時累官叅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後謫撫州又起知遂寧府以資政殿學士致仕卒謚文懿壁文學德望轟震一時所著有鴈湖集涓塵錄紹興中奏議內外制臨汝閒書共數百卷　四子埴舉進士入爲館職文聲赫然班對備陳忠讜爲治江制置

副使開閫于講甚得江漢之心入爲禮部尚書資政殿學士卒謚文肅所著有悅齋集行于世

李若谷 宋赴長社主簿自控妻驢故人韓億爲負行李將入境謂韓曰恐縣吏迎至篋中止有錢六百以其半遺韓相持大哭而別

李元亮 宋抱才尚氣崇寧中處太學時蔡崑爲學錄元亮輕之後崑守和州元亮猶布衣也過州不謁崑命篤先至其館元亮以啓謝云定館而見長者古所不然輕身以先匹夫今無此事蔡嗟嘆餉以錢五十萬且致書延譽於諸公遂登科

李光 宋紹興中參大政與秦檜議論不合謫瓊州與胡銓海外倡和其吏隱堂詩云旋移松石

成巖巒時引笙歌入醉鄉吏散
簾垂公事畢清風一榻傲羲皇

李安期宋字泰伯建寧縣人淹貫經史援筆成文以
詩名岳飛死作表忠詩百二十首弔之一日
謁四川茶馬使王涯奇其才將以賢良舉偶因
奕爭道安期推枰曰公平章天下亦可如此反
覆乎遂拂衣而去竟不出王深自刻責
以末藝失天下士所著有蒙谷詩集

李如圭宋吉水人七歲時孝宗召問童子何業對能
誦書既誦無逸篇帝大喜授廸功郎明日與
父謝恩賜宴殿上以父子不可同坐命設珠簾
隔之宴罷就以簾賜之歸建凌雲樓以彰君賜
後官至福
建安撫使

李侗 宋字愿中劍浦人從學羅從彥結茅山田謝絕世故餘四十年飲食或不克而怡然自得沙縣鄧廸嘗稱其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朱熹師事焉世號延平先生卒謚文靖有延平問答及語錄行于世　子友直信甫皆舉進士信甫仕至監察御史以持正不容于朝出知衢州

李嵩 宋錢塘人李從訓之養子工畫山水人物得從訓遺意光寧理三朝畫院待詔　姪永年能世其學

李琬 宋字粹之建寧縣人學行爲鄉里所推重同邑謝皓謝黻皆受業其門葉祖洽暨鄉人列于朝者以入行薦未授而卒有集行于世

李學遜 宋元綱九世孫博學洽聞善天文尤邃於易爲文典雅人有得其片言隻字者寶而藏之所著有易精中星儀像等圖

李 珙 宋字温之永福人少以功名自奮金虜犯闕珙募勇士三千餘人兼程而進遇戝力戰死之詔旌其門曰忠義

李元白 宋名齊以字行寧化人博覽强記不能俛就舉子業乃大肆力於詩出入少陵集中幾逼眞纂杜詩爲押韻又集其句爲一編皆行于世嘗集大觀昇平詞若干首以進得初品官郎歸故廬笑傲泉石而終老焉集句始於王安石而孔毅甫葛亞卿相繼而作俱聲聞于時

李道傳 宋慶元初著書閉戶以薦賜進士爲史館校勘脩中興四朝帝紀後遷著作郎詔脩十三朝會要書成遷工部侍郎未幾致仕 弟心傳有史才所著有高宗繫年錄學易編誦詩訓春秋考禮辨讀史考及詩文共數百卷

李方子 宋字公晦光澤人朱熹高第端謹純篤天資近道自號果齋嘉定中進士第三累官國子錄通判辰州所著有禹貢解傳道精語等書弟文子紹熙中進士與兄齊名亦以道學倡門人宗仰之

李閎祖 字守約光澤人父呂號澹軒與朱熹爲友閎祖篤志精思熹留之家塾命三子從事爲編

中庸或問輯要登嘉定進士爲臨桂簿仲弟相祖用心精切編書說三十餘卷季弟壯祖舉進士爲閩淸尉眞德秀薦之稱其爲人物典刑

李及 宋字幼幾知杭州戒俗奢靡在郡數年不市吳中一物比去惟市樂天集一部耳

李如雷 宋臨武人別號月溪逸士生於理宗朝少與奎龍友善時衡陽郡建石鼓書院欲得士有司以如雷奎龍往宋祚移遂隱居力學平生所爲詩文甚富獨恥學舉子業嘗曰子亦宋之遺老也雖未委質而忍事異姓乎凡所作直紀歲不題元號每愛月溪山水之奇結廬於上因以自號
云

李蘩　宋崇慶人第進士為隆州推官攝綿州賑饑活十餘萬人又知永康提刑成都路兼提舉常平歲凶活百七十萬人知興元府奏罷和糴之法梁洋間繪像祀之遷太府少卿纂講學臨政皆有源委所著有桃溪集百卷

李芾　宋知潭州除夕元兵破城召帳下沈忠曰吾當死宗人亦不可辱汝盡殺之而後殺我忠乃縱火焚其居還家殺妻子復至火所大慟自刎潭民聞之多舉家死節者追謚忠節

李成大　宋建昌人知金壇日元兵至力戰不勝被執搒掠不肯降殺其二子脇之成大嘆曰子為父死臣為君死奚憾焉卒遇害謚忠節

尚友錄卷十四 終

尚友錄卷十五

閩綏安　廖用賢　賓于編纂

楚晴川　張伯琮　鶴湄補輯

男　張坦讓　遜菴叅訂

孫　張任鄭　若虔
　　張任郎　夢遐　校正

史　京兆徵音周太王史佚之後以官爲氏又望出宣城武昌

史鰌 周字子魚衛人仕爲大夫靈公不用蘧伯玉而任彌子瑕史魚驟諫不從病將卒命其子曰吾生不能正君死無以成禮置屍牖下靈公往弔怪而問之其子以父言告公公愕然曰寡人之過也於是進伯玉而退子瑕孔子聞之曰直哉子魚既死猶以屍諫

史籀 周宣王時太史又曰秦時卜士變鳥跡爲大篆李斯變爲小篆

史丹 漢字君仲魯人徙杜陵以父蔭爲駙馬都尉侍中詔護太子家元帝寢疾欲易太子丹直入臥內伏青蒲上涕泣固諫太子得不易及即位封丹關內侯 爲將軍前後十六年以名位終子二十人九爲侍中四人封侯餘皆至大夫二千石

史通平 漢光武時自會稽來蜀詣峩眉山謁天皇眞人授以三一之法及五符訣遂居青神縣地置茅廬煉火丹龍虎成形餌之又廣行陰德功滿白日昇天

史弼 漢字公謙考城人爲河東守奉詔舉孝廉中常侍侯覽賚書屬之弼曰太守忝荷重任當選士報國耳何人而溷通如此付安邑獄拷殺之覽怒誣弼誹謗被逮吏民詣闕訟之得免後爲平原相詔舉鉤黨郡國所奏多至數百弼獨不奉詔責問之弼曰風俗不一他郡自有平原自無全活者千餘人

史青 唐零陵人博聞强記開元初自薦云聞曹子建七步成章陛下若試臣願五步之內可奉

明詔曰試萬言臣願足矣明皇試以除夜上元等詩除夜詩云今歲今朝盡明年明日來寒隨一夜去春逐五更回氣色空中改容顏暗裏催風光人不覺已入後園梅明皇大稱賞授左監門衛將軍

一云史育

史維則唐字天問吳人工八分飛白二書在唐以八分名家者四人韓擇木蔡有鄰李潮與維則也歷翰林學士

弟懷則亦工書

史弘肇五代仕後晉典宿衛嘗曰安朝廷定禍亂直須長鎗大劒若毛錐子安足用哉

史聲宋沿海人元祐間以進士登顯官始家貧母先卒侍父自養不給惟虀鹽麋粥而已日夜

讀書每書暇樵採以給父養自食麤糲恒不飽及登第有厚祿迎親就養至中途遇疾卒聞訃即哭不絕聲不顧家屬躄身日夜奔赴四日乃至哀慟幾絶扶柩還家寢苫枕塊及葬結廬墓左日爲包土培塋墓後成一壟如山焉者惟以頭觸地叩哀未嘗與人談笑

史炤　宋字子熙眉山人　父清卿蘇軾兄弟以師事之炤博古能文嘗作通鑑釋文三十卷

史通　宋青神人少與　兄珣以文學知名歷官通州尉盤石令有古循吏風嘗著易書乾坤別解詩書義論語孟子又進世要機務十卷蒭蕘策十卷

史抗　宋濟源人宣和末爲代州安撫使金人圍代急抗夜呼二子稽古稽哲曰城陷矣吾將死

事汝輩亦勿以妻子爲念二子泣曰唯
命明日城破父子三人突圍力戰而死

紀
平陽徵音炎帝之後封于紀
以國爲氏又望出高陽天水

紀昌
周學射于飛衛衛曰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
後告我昌以氂垂虱于牖間南面而望之寖
大五年如車輪焉射之
貫虱之心而垂不絶

紀信
漢事漢漢王爲將軍項羽攻滎陽急自請乘漢
王車黃屋左纛以誑楚漢王間出信遂被焚
後立廟于順慶曰忠祐諡詞云以忠徇國代君
任患實開漢業使後世知君爲重身爲輕侯何
有
焉

紀　亮　三國仕吳爲尚書令子騭爲中書令每朝會以雲母屏風隔坐

紀　瞻　晉字思遠秣陵人少以方正自勵與陸機兄弟善機亡有幼女瞻治裝厚嫁之不異已出

紀少瑜　晉字幼瑒丹陽秣陵人早孤有志節年十三能屬文嘗夢陸倕授以青鏤管筆其文因此遒勁王僧孺見而賞之

紀　明　唐吳人嘗授秘訣于隱士周廣觀人顏色便知疾深淺不待候診

士

河南陶唐之苗裔士蔿之後爲士氏

士　慶　周楚大夫初共王莅政荒于聲色將二年未出令士慶諫曰隱有大鳥來止南山之陽三

年不蜚不鳴何也王曰不蜚以長羽翼不鳴以觀群臣之慝士慶曰所願聞已王悅授之相中庶子跪而泣曰臣尚衣冠三十年矣王賜士慶而不賜臣何也王曰子與寡人言內不及國外不及諸侯可富不可貴也于是出其寶玉而賜之曰忠信者士之行言語者士之路也

士亹 周楚大夫也莊王使亹傅太子箴辭曰臣不才無能益焉王曰賴子之善善之也對曰夫善在太子太子欲善善人將至若不欲善則不善人將至故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啓有五觀湯有太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姦子夫豈不欲其善不能故也王卒使傅之

士孫瑞 漢董卓僭亂時孫瑞為僕射與司徒王允司隸黃琬共謀誅卓使中郎將呂布持矛刺卓

趣兵斬之後卓部將李傕郭汜等求赦不得乃舉兵入長安收允與琬殺之布走出關孫瑞不專討卓之勞歸功不伐獨得免

於難史氏謂有保身之智焉

士

燮漢字威彥黃信人父賜桓帝時日南太守燮治左氏春秋建安中舉茂才遷交趾太守逵於從政謙虛下士時天下喪亂中國士人往依者以百數在郡四十餘歲卒年九十

杞

姬姓夏禹之後封于杞以國為氏望出齊郡

杞

梁周名殖與華周俱齊人仕為大夫莊公伐莒為東五乘之兵而梁周不與焉歸而不食其母曰汝生而有義死而有名則五乘之兵盡汝下也趣食乃行至莒二人出鬬獲甲首三百莊

公曰子止與子同齊國梁曰君不使梁與五乘是少吾勇也臨敵止我以利是汚吾行也深入多殺臣之事也齊國之利非吾所知也杞梁與華周遂進鬭而死其妻聞而哭之城爲之崩

芈 音米秦襄王母芈太后

芊 **嬰** 周齊人七十子之後著芊子十七篇

是 齊大夫之後本氐氏改爲是吳國徵音

是光義 唐天寶初秘書少監著語類十卷

理 河西咎繇爲堯理官子遜遂爲理氏

理 徵上古賢人

軌 見姓苑

軌革 周精歷算傳與費孝先

子 鄭國徵音殷姓武王封微子啓于宋今子姓皆其後也

子皮 周鄭人為鄭大夫知子產賢以政授之宋人得玉以獻辭之或曰寶子皮曰子以玉為寶我以不貪為寶若受之喪吾寶矣及卒子產哭之曰吾無與為善矣

子太叔 周即游吉鄭人美秀而文熟于典故為鄭大夫繼子產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

于萑符之澤太叔于是興徒兵以攻之盡殺乃止

子韋 漢明天文

子奇 漢齊人年十六齊君使治阿既而悔遣使追之使者反曰所共載者皆白首也阿必治後魏起擊阿邑人父率子兄率弟以戰大破之

侯周 河南見風俗通侯奴氏改爲侯氏

侯子 周六國時人著書

呂 河東羽音黃帝姜姓虞夏封呂后失國至周有呂尚復爲氏又望出東平

呂不韋

濮陽翟大俠人也機變莫測賈于趙遇秦質子名異人者于道不韋目之曰此奇貨可居也遂往見異人請以千金西遊謀立異人爲華陽夫人嗣巳而其計得行異人逃歸更名楚後嗣位卽莊襄王三年薨　子政立是爲秦始皇先不韋有邯鄲姬才色絕世知其有娠故令異人竊見不韋佯怒異人懇請乃獻之期年生子政嬴氏之國巳潛奪于衽席間秦人罔覺也始皇以不韋爲相國封文信侯號稱仲父後以罪覺徙蜀自殺嘗著呂氏春秋旣成懸千金于國門曰有能增減一字者賞之

呂公

漢單父人見劉季曰僕閱人多矣無如季相有息女願奉箕箒後爲后

呂蒙 三國字子明富波人仕吳爲偏將軍魯肅嘗過越席拊其背曰吾謂弟有武勇耳今學識英博非復吳下阿蒙蒙曰士別三日即當刮目相待孫權曰子明學問開益籌略奇至可次於

周瑜封孱陵侯

呂凱 三國字季平雍闓叛移檄永昌意在迫脅凱時爲郡功曹以檄答闓詞旨嚴正諸葛亮表曰郡吏凱等執忠絶域義不與叛臣交通詎意永昌風俗敦直乃爾遂封陽遷亭侯

呂安 晉與嵇康每有相思千里命駕嘗造康值安不在子喜迎之不入背鳳字於門而去子喜爲善康曰鳳字凡鳥也

呂太乙 唐爲戶部員外郎戶部與吏部鄰司吏部移牒戶部令牆宇悉樹棘防令史交通太乙報牒曰眷彼吏部銓總之司當須簡要清通何必設籬種棘省中賞其俊拔

呂向 唐字子回涇州人學通古今尤工草隸書玄宗召入翰林兼集賢校理向始生時父岌客遠方存亡莫知訪索累年不得他日自朝還道見一老人問之乃父也向抱足號慟帝聞之咨歎官岌朝散大夫官至工部侍郎

呂嵒 唐字洞賓河南府人唐天寶十四年四月十四日巳時生喜頂華陽巾衣黃白襴衫繫大皂絛狀類張子房始在襁褓馬祖見之曰此兒骨相不凡他時遇廬則居見鍾則叩留心記取

後以進士授江州德化縣令私行廬山遇鍾離
眞人授天仙劍法得九九數號純陽子　　熈
寧九年遊湖州鼂安之東林有隱君子沈思字
持正號東老者能釀十八仙白酒嵓一日自稱
回道人求飲自午至暮飲數斗殊無酒容謝曰
久不遊吳中為子有陰德留詩贈子乃擘榴皮
書於壁曰西鄰已富憂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
白酒釀成延好客黃金散盡為收書𢙣岳州白
鶴寺老樹精見之冉冉下拜詩曰獨自行來獨
自坐無限世人不識我惟有城南老樹精分明
知道神仙過經邯鄲客邸適主人炊黃粱時盧
生亦在生言困阨欲求仕嵓乃取囊中枕授之
睡未幾夢登第出入將相五十年榮盛無比及
覺黃粱尚未熟盧生因求度世之術後亦仙去

呂夢奇 五代萊州人仕唐累官至戶部侍郎子龜圖周起居郎徙家河南次子龜祥仕宋以殿中丞知壽州因家焉龜圖子蒙正爲宰相蒙休舉進士官至殿中丞龜祥子蒙亨舉進士高等累官大理寺丞蒙巽虞部員外郎蒙周進士及第子夷簡

呂蒙正 宋字聖功河南人微時薄遊一縣胡旦父宰是邑遇之客有舉其詩者曰挑盡寒燈夢不成胡曰一渴睡漢耳太平初呂中甲科寄聲曰渴睡漢狀元及第矣嘗有詩云怪得池塘春水滿夜來雷雨動南山宰相狀元器業也淳化咸平中凡兩入相在位夾袋中有冊子每四方之謁見必問有何人才卽疏之悉分門類朝廷求賢求之囊中封許國公謚文穆　子居簡龍圖

直學士

呂端

宋字易直安次人太宗不豫適皇太子初立宣政使王繼恩輩忌太子英明乃謀立楚王元佐宰相端問疾禁中見太子不在旁疑有變乃以笏書大漸令吏趣太子入及帝崩后遣繼恩召端端即給繼恩入書閣鎖之亟見后后以立嗣問端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為今日敢有異議耶太子即位垂簾引見百官端平立不拜請揭簾審視然後降階而朝史稱為社稷臣謚文惠

孫誨字獻可王安石初相問得人否誨曰袖中彈文乃新叅也盍言安石偏執必禍天下及新法行司馬光服其先見病亟光往視乃張目曰天下事尚可為也君實勉之公捐館有朱明

見之乘青角鹿云吾侍
王帝南遊爲司駕也

呂夷簡 宋字坦夫壽州人宋眞宗嘗問蒙正曰卿諸子孰可用對曰諸子皆豚犬有侄夷簡宰相才也仁宗朝大拜在中書二十年三冠輔相上嘗大書方正忠良四字又書懷忠之碑以賜之夷簡嘗感風眩仁宗手詔曰古謂鬚可療疾今剪以賜卿　簡嘗薦范仲淹韓琦文彥博龐籍梁適曾公亮皆至大用又薦陳堯佐遂大拜陳作賦燕詞有主人恩重朱簾捲之句封許國公謚文靖　自仁宗初立太后臨朝十餘年天下晏然夷簡之力爲多有集二十卷　子公綽公弼公著公孺皆有名　公著字晦叔幼嗜學至忘寢食夷簡器之曰他日必爲公輔寓居洛陽

舉進士累官御史中丞元祐初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與司馬光同心輔政歷事四朝夷簡善任智公著則持正賢於父遠矣公簡重清儉出于天性冬月不附火夏月不用扇寡嗜慾薄滋味縠色華耀視之漠如也御書墓碑曰純誠厚德之碑封申國公謚正獻　三子希哲希績希純　希哲字原明少從孫復石介胡瑗學復從二程張載游聞見益廣務躬行實踐元祐中爲崇政殿說書勸導人主以正心誠意爲本徽宗時歷知曹相邢三州爲人樂易有至行遠近皆師尊之封滎陽公　希純爲中書舍人出知亳潁諸州

呂宣問　宋蒙正四世孫子季通生六歲失母既長將訪所生以池陽當蜀道乃求調錄事參軍凡

蜀客經過必托使物色之踰秩滿有仙井兵相
復報之曰母韓氏尚在乃棄官如荆門果得母
相失四十餘年母子復
如初時母年七十矣

呂祖謙宋字伯恭夷簡六世孫自其曾祖尚書右丞
好問隨宋高宗南渡祖弼中始居婺州祖謙
生于桂林甥館其學本之家庭得中原文獻之
傳長從林之奇汪應辰胡憲游既又友晦菴南
軒講索益精初蔭補入官後舉進士復中博學
宏詞科調宗學教授丁內艱居明招山四方之
士爭趨之除太學博士教授嚴州尋復名爲博
士兼國史院編修實錄院檢討勸孝宗留意聖
學及恢復大事丁外艱免喪主管台州崇道觀
除秘書郎以李燾薦重修徽宗實錄成進秩面

對以治道體統及國家未備之制多所匡益以疾歸與朱張爲東南三賢少年時性褊急一日誦孔子躬自厚而薄責于人忽平時忿懥渙然氷釋朱夫子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居家之政皆可爲世法則所著有考定古周易書說左氏博議閫範官箴辨志錄歐陽公本末呂氏家塾讀詩記大事記若干卷弟祖儉編其雜文爲呂太史集及别集外集凡三十餘卷學者稱爲東萊先生理宗朝賜謚成爵開封伯從祀孔子廟庭

呂祖儉 宋字子約東萊弟仕至太常寺丞慶元間論姦惡忤旨謫韶州卒賜謚忠號大愚有文集行世弟祖泰性疎達尚氣誼學問該洽交當世知名士祖儉被貶祖泰往省曰自吾兄之貶諸

人箝口我　無位義必以言報國周必大致仕祖泰乃請登聞鼓院上書論韓侂胄有無君之心請誅之以防禍亂語甚激切詔拘祖泰於連州

呂秉南宋字景陽紹定中進士授崇安尉秩滿調寧國法曹獄無停囚改吉州如除職當署數治疑獄有聲郡有强盜害民悉擒捕之臬司據國律當異擢奏功於朝滿考人謂申前奏改秩秉南笑曰朝廷曠恩賞有功豈求而後予且害人利已吾不爲也部使葉夢鼎賢之勉留叅議尋遷都進奏院點檢南宮試榜稱得人入預輪對以正君心爲急務語極剴切遷大理寺丞無何拜司農卿時政歸權臣每除吏必市恩意以要士論公屢遷無私謝或諷之則曰爵公器也非

私與也吾何謝爲由是言者以其傲免歸即日渡江去不一介于胸明年主祠仙都觀朝議大夫賜緋銀魚袋秉南生平事親孝處兄弟友教子姪有方升膠庠攻科級者甚衆律已簡靜居官每獨往廉潔自持尤不樂阿附務進取故歷仕四十餘年位不過寺丞官不過朝議而已

呂律宋鄄城人父衍仕至監察御史謚文貞律幼時父書律字試之三試皆識故名嘗師事導江先生傳其性命之學及爲曹州判官夏大旱往定陶慮囚釋遣寃滯雨大至陞承務郎知嶧州後退居峗山書院教授生徒元祐中起爲承直郎陞翰林修撰歷陞秘書少監旣致仕居濮之富春園

自號藴齋

呂棐 宋字元恍仕至朝議大夫監察御史始爲岳諸法掾擅發常平倉賑饑編元廟寬恤詔令進寶鑑論二卷請法藝祖

呂希道 宋知和州蘇軾送以詩云去年送君守解梁今年送君守歷陽觀君崛鬱負奇表便合劍珮翱明光

呂良才 宋字賢甫從西山父忠公游舉淳祐進士任潭州善化縣尉社倉羨餘千計無所取上下交薦改京秩辭歸爲鄉邑請行經界立義役建興梁累費鉅萬不靳

呂午 宋字伯可歙縣人嘉定中進士累官監察御史糾正官邪不顧忌觸秉國者欲踈之遷浙

東提刑復入爲御史兼崇政殿說書遷起居郎以論諫切直名卒贈文華閣學士

于沆字叔朝以恩補將仕郎端平中授黃巖主簿知於潛縣通判婺州皆有善政彗星見沆請罷公田還民大忤賈似道意以靈臺觀起知興國軍及全州皆不赴德祐初召赴行在沆不復出卒年八十一

呂居簡 宋進士及第仁宗時爲提點刑獄時夏竦有憾於石介介死竦言於仁宗曰介未嘗死北走鄰國矣乃遣中使發棺驗之居簡謂曰萬一介果死則朝廷無故發人之墓奈何中使曰子君何如居簡曰介死當時必有內外親族及門生會葬問之可也中使乃令結狀保證以聞介

事乃白居簡長者
其行事多類此

呂蕡 宋汲郡人父通仕爲太常博士蕡爲北部郎中後知己酉縣致仕因墓通京兆藍田遂家焉蕡有六子五登科大忠大防大鈞大臨皆其子也　大臨字與叔大忠弟學于程頤與謝良佐游酢楊時在程門號四先生通六經尤邃于禮所著有克己銘諸篇元祐中爲秘書正字　大防元祐初爲尚書左僕射與范純仁同心輔政未幾謫郢州哲宗問其兄大忠曰大防安否爲朕寄聲二三年可復相見也

呂徽之 宋仙居人家萬山中以耕漁自給一日攜楮幣詣富家易穀種植大雪聞東閣中有客分

韻作雪詩一人得滕字苦吟未就徽之笑曰何不舉滕王蛺蝶事耶衆遂迎入請足成之援筆而就問其姓字不答徑出遣人跡其後雪晴造訪惟草屋一間寂無人跡忽米桶中有聲乃其妻也問徽之安在曰方捕魚溪上至彼果見之曰諸公先過舍我得魚當換酒飲諸公也少頃攜酒歸盡歡而散中途宿逆旅主人語以故主人曰是其平日所願見者旦日主人物色之則呂已遷居矣

呂天策 宋字彥發善詩尤精書學兼數家之體有石刻十卷藏于家

呂南公 宋字次孺南城人隱居灌園肆力于學曾鞏稱曰安貧守道志希古人

呂本中　宋字居仁河南人後徙居壽州少以文學著名所撰有宋論四十篇及師友淵源錄春秋解等書又作

江西詩派圖

呂頤浩　宋字元直其先樂陵人徙齊州舉進士高宗時歷知江寧府會苗傅作亂頤浩倡義勤王與張浚語曰今事不諧不過赤族爲社稷死豈不快乎高宗復位陞中書門下平章事卒贈太師封秦國公謚忠穆

褚

褚　河南羽音宋共公子段食采于褚號曰褚師因氏焉

褚裒　晉字季野陽翟人少有盛名桓彜目之曰季野有皮裏春秋言其外無臧否而内有褒貶

也謝安亦曰裒雖不言而四時之氣已備仕終
鎮北將軍名冠中興季野問孫盛卿國史何時
當成孫云久應竟在公無暇故至今日褚曰古
人述而不作何必在蠶室中　裒孫爽字茂弘
謝安甚器之恒云褚期生若不佳者僕不復相
士及長果俊邁有風氣好老莊之言當世榮譽
弗之屑也唯與殷仲堪善累遷中
書郎義興太守女爲恭帝皇后

褚陶晉字季雅錢塘人聰慧善清談年十三作鷗
鳥水碓二賦見者奇之張華語陸機曰君兄
弟龍躍雲津顧彥先鳳鳴朝陽謂東南
之寶已盡不意復見褚生後官至中尉

褚炤南北字彥宣彥回從父弟也　父法顯鄱陽
太守炤少有高節王儉嘗稱才堪保傅爲成

安郡還以一目眇召為國子博士不拜常非彥回身仕二代彥回子賁往問訊炤炤問曰司空今日何在賁曰奉璽紱在齊大司馬門炤正色曰不知汝家司空將一家物與一家亦復何謂

褚伯玉 南北字元璩錢塘人少有隱操寡嗜慾及婚婦入前門伯玉從後門出遂往剡居瀑布山性耐寒暑時人比之王仲都在山三十餘年隔絕人物齊高帝即位手詔徵之不就

褚暉 南北字高明以三禮學稱于江南隋徵天下儒術之士集內史省相次講論博辨無所屈撰禮疏一百卷

褚亮 唐字希明錢塘人自少警敏博學通圖史陳後主名見賦詩江總諸詞人皆服其工後仕

唐爲弘文館學士官至散騎常侍卒年八十八贈太常卿陪葬昭陵　子遂良字登善博涉文史工楷隸貞觀中歷官諫議大夫兼起居注太宗曰朕有不善卿亦記耶對曰臣職在載筆君過舉必書累遷黄門侍郎參綜朝政尋受顧命輔高宗遷尚書右僕射帝將立武后遂良力諫不納乃置笏殿階叩頭流血曰還陛下笏乞歸田里後累貶愛州刺史竟以憂卒

許 高陽羽音炎帝之後姜姓成王封裔孫太叔于許以國爲氏又望出汝南

許由 上古字武仲陽城槐里人爲人據義履方隱于沛澤之中堯以天下讓許由曰日其出矣而爝火未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于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

我猶尸之請致天下由以告巢父父曰何不隱汝形藏汝光處高崖窮谷誰能見子子浮游世間取名譽非吾友也由悵然乃答曰子治天下天下已治而我猶代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鼹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無所用天下為遂以清冷之水洗其耳巢父牽犢不飲而去後隱於箕山以手掬水人遺一瓢飲畢掛樹風吹歷落有聲以為煩而去之

許綰

周魏王將起中天臺令曰敢諫者死綰乃入曰聞大王將起中天臺臣願加一力王曰何如曰臣聞天地相去萬五千里今王因而半之可高七千五百里之臺是其趾須八百里盡王之地不足以為臺王必起此臺先以共伐諸侯盡有其地尤不足又伐四夷乃足以為臺度八

千里之外當定農畝之地足以奉王臺用者乃可以作魏王無辭以答乃罷

許廣漢 漢封昌成君女爲宣帝后　弟舜封博望侯弟延壽樂成侯　延壽子嘉平恩侯嘉女爲成帝后許史丁傅之家皆重侯累將窮貴極富

許武 漢字季長陽羨人太守第伍倫舉孝廉武以二弟晏普未顯欲令成名乃剖財產爲三自取肥田廣宅二弟所得悉劣鄉人皆稱弟克讓而鄙武貪婪晏等並得選舉武乃會宗親泣言所以分財取譏意悉推財產于二弟于是郡中翕然稱之仕至長樂少府孫荆字少張仕爲郡吏兄子世嘗報讐殺人怨者操兵攻之荆跪言曰世無狀咎在荆不能訓導兄早亡惟一子死則滅

絕願殺身代之怨寒曰許掾郡中稱賢吾何
相侵遂委去後舉孝廉和帝時爲桂陽太守孫
馘靈帝時
爲太守

許

許慎 漢召陵人字重叔性惇篤少博學經籍馬融常推敬之時人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初慎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于是撰爲五經異議又作說文解字十四篇獻帝時舉孝廉

許劭 漢守子將平輿人少峻名節好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許初劭拔樊子昭于市肆出虞承賢于客舍召李叔才于無聞擢郭子瑜于小吏後爲郡功曹太守徐璆甚敬之府中聞劭爲吏莫不改操飭行司空楊彪辟舉方正敦樸徵不就　劭兄虔亦知名

字子政謝子徵見子將兄弟嘆曰平輿之淵有二龍焉若子政者有幹國之器正色忠謇則陳仲舉之匹伐惡退不肖范孟博之風

許漫　漢平輿人　祖父峻善卜占之術多有顯驗漫少傳峻學隴西太守馮緄始拜郡開綬笥有兩赤蛇分南北走緄令漫筮之卦成象漫曰三歲之後君當爲邊大將軍果如占其餘多此類云

許褚　三國譙國人身長八尺餘腰大十圍勇力過人曹操壯之拜都尉從討袁紹累拜振威將軍卒謚壯侯　褚能逆拽牛尾軍中以其如虎而痴號曰虎痴嘗與馬超大戰

許詢晉字玄度好遊山水而體便登陟時人云許非徒有勝情實有濟勝之具

許孜晉字季義東陽人孝友恭儉敏而好學二親歿柴毀骨立躬負土爲墳時有鹿犯其墓上松孜悲嘆曰鹿獨不念我乎明日鹿爲猛獸所殺置松下郡察孝廉不起人號其居爲孝順里

許遜晉字敬之南昌人母夢金鳳啣珠墮掌而生從吳猛得神方秘法修煉爲事晉太康初爲旌陽令大施濟利尋棄官東歸遇諶母傳以道術遂斬蛇誅蛟悉除民害慮豫章爲游州蛟螭所穴乃于牙城南井鑄鐵爲柱下施八索鎮鎖地脉自是水妖屏跡城邑無虞又周行江湖諸郡殄滅毒害乃歸舊隱精修至寧康二年一百三十歲舉家同時昇天雞犬亦隨逐飛去宋封

神功妙濟眞君

許遜晉字叔玄句容人恬靜不慕仕進立精舍于餘杭懸霤山朔望時節還家定省父母而已及父母既終遂徧遊名山時南海大守鮑靚隱跡人莫之知遜往候探其至要後入臨安西山

王羲之造之輙彌日忘歸相與爲世外交遜㳂穀服氣一氣千息後入蓋竹山爲地仙　子穆入華陽洞得道遇王母女雲林夫人降教之得爲左卿仙矦　幼子**翽**小字玉斧爲侍宸仙翁後雲林與穆書云玉㮚金漿交㮚火棗當與山中許道士不與人間許長史

許懋南北字昭哲爲國子博士號爲經史笥

許胤宗南北仕陳爲新蔡王外兵參軍王太后病風不能言醫家告窮胤宗曰餌液不可進卽以黄耆防風煮湯數十斛置床下氣如霧熏薄之是夕語

許惇南北高陽人仕東魏爲司徒主簿明敏果決號鐵主簿後遷尚書立朝有威望美鬚垂及帶省中號長鬚公

許智藏隋高陽人少以醫術自達文帝以爲員外散騎侍郎詣楊州會秦王俊有疾上馳召之智藏至爲俊診脈曰疾入心卽當發癇不可救也俊數日果如其言而薨文帝奇其妙賚物百段

許紹唐安陸人兒時與高祖同學隋末任夷陵通守矯詔開倉活流民數十萬王世充簒位以

三郡歸唐封譙國
公圖形凌烟閣

許嗣宗 唐義興人仕爲義興太守精于醫或勸其著書貽後世宗荅曰醫者意也吾意所解莫能宣
矣

許棠 唐以晚年登第日自得一第輕徤愈於少年乃知一名孤進之還丹也

許愼 唐放曠不拘小節與親友結宴花圃中未嘗張幄設坐只使僮僕聚落花鋪坐下曰吾自有花
裀

許宣平 唐歙縣人景隆中隱于城陽山南塢絶粒不食顔如四十許行及奔馬時負薪賣於市嘗

獨吟曰曾若胡山賣活酒日西歸借問歸何處穿雲入翠微李白入山尋之不見乃題其庵以歸往來庵爲火所焚遂不見後百餘年至咸通七年有採樵者見之南山石上

許俊

唐少以才氣自雄有韓翃妾柳氏爲番將沙吒利所得翃不能勝情一日俊翃會飲酒樓後見翃神色慘變乃按劍起曰必有故願一効用翃具以告俊曰是何難請得足下數字當立致之乃衣縵胡佩雙鞬從一騎徑造沙吒利之第會沙出獵俟其出門里餘排闥急趨而呼曰將軍中惡使召夫人僕侍數百莫敢仰視俊乃出翃札示柳氏挾之跨馬倏忽而至引裾而前曰幸不辱命四座大驚後侯希逸上其狀上壯其雄遂欽賜錢二百萬

許敬宗唐新城人性輕傲見人多忘之或謂其不聰曰卿自難記若遇曹劉沈謝暗中摸索著亦可識

孫遠祿山反或薦遠於玄宗召拜睢陽太守適張巡將兵三千至遠與合兵拒賊自以材不及巡請稟軍事一切推決而專治軍糧戰具被圍數月食盡士多餓死存者皆痍傷氣乏遠與巡議曰睢陽江淮保障也若棄之賊乘勝鼓而南江淮必亡且率饑衆必不達十月癸丑城陷與巡俱被執時安慶緒在洛陽尹子奇械送其所至偃師以不屈死宣宗時圖形凌烟閣遠四世孫規宋時嘗寓宣州客邸傍舍客有病者乃建康人規爲請醫終不愈其人因以橐中金百兩付規託以後事規爲之棺殮并以餘金還其家人稱爲長者

許

將　宋字冲元閩縣人舉進士第一歐陽脩讀其文曰王沂公流也章惇蔡卞等求元祐黨欲舉漢唐故事大行誅殛將諫曰本朝治道遠過漢唐者未嘗殺戮大臣故也惇卞又欲發司馬光墓將力諫止之卒謚文定　子份有惠政民方之爲召父杜母上聞之曰許將之子賢能世其家

許叔微　宋眞州人篤志經史尤邃于醫建炎初大疫叔微親行里巷爲之診療所活甚衆夢神人曰上帝以汝陰功錫汝以官因留語云藥市收功陳樓間阻堂上呼盧喝六作五後第六人登第陞第五人在陳祖言樓材之間

許月卿 宋婺源人　父大寧有學行嘗教月卿曰段秀實笏擊朱泚顏杲卿面折祿山簡策有光精爽如此惟爾英烈追配古人此高宗皇帝追贊李若水詞也小子識之後月卿登第攻擊權貴無少顧忌數上書斥丁賈奸邪出佐江西漕宋亡三年不言雖言亦如病狂卒年七十謝疊山嘗書其門曰要知今日謝枋得便是當年許月卿

楚 羽音江陵鬻熊封楚其後以國爲氏

楚老 上古賢者

楚執柔 宋政和間爲江陰丞善知水道嘗治橫河市墩新河代洪港使水疏而不壅節而不溢自

鹿化成等十鄉之川頻苦旱潦柔盡除其患農田資利計畝凡六千五百七十三項有奇

楚衍 宋開封人少通四聲字母又于凡章緝古綴衍海島諸算經尤得其妙明相法及律斯經善雄步陰陽星歷之數間語休咎無不中自陳召試宣明補司天監監生

汝 羽音江陵殷賢人汝鳩之後又望出潁川渤海

汝郁 漢字叔異陳國人和帝朝賈逵薦之累遷魯相以德化人流民歸者八九千戶

汝為 宋豐縣人建炎中陳邊事假開州刺史使金兼致書劉豫豫誘以官固辭以梲密歸報朝廷後亡歸獻恢復方略又上丞相書三要秦檜欲械送金人乃變姓名入蜀所著有忠嘉集

處 上聲望出潁川沛國

處子 周辨士也著書九篇

七麌

杜 京兆商音祈姓帝堯劉累之後在周爲唐杜氏成王滅唐遷封杜伯爲宣王所滅杜洩奔魯因氏焉又望出晉昌襄陽

杜康 周善造酒酉日死故造酒忌酉

杜宇 古蜀主也蜀嘗大水宇與居民避水于長平山後鱉靈開峽治水人得陸處宇禪位與之

白居西山道成昇天又號望帝嘗化為鳥即子規

杜密 漢字周甫登封人北海相罷歸每謁守令多陳託同郡劉勝亦自蜀還閉門不出太守王昱謂密曰劉季陵高士密知昱諷已對曰勝位列大夫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已自同寒蟬此罪人也昱慙謝 黨事起密與李膺同坐

杜孝 漢巴郡人母嗜魚膾杜役成都買魚盛水竹筒投之江祝曰願母得此作膾婦出汲見而取之持歸曰夫所寄也熟以進姑聞者嘆其孝感

杜京產 漢字景齊錢塘人少恬倣不樂仕進隱于會稽日門山聚徒教授建武初又徵之曰莊生

持釣豈爲白璧所回遂以疾卒

杜林漢字伯山扶風茂陵人父鄴林博洽多聞一時稱通儒初客河西逼于隗囂而不屈節因弟成卒聽持喪歸遣劒客楊賢遮殺之賢見其身推鹿車自載弟喪嘆曰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亡去光武召爲侍御史引見問以經書時議郊祀多以漢當祀堯林曰漢業特起功不緣堯故曰杜林駁堯官至大司空

杜詩漢字公君河內汲人性至孝初爲郡功曹以公平稱光武知其才拜成臯令遷南陽太守以誅暴立威愛民罷役造作水排鑄爲農器百姓便之時人方爲召信臣語曰召父杜母及卒

貧困無田宅枣無所歸事聞
詔使治枣郡邸賵絹十疋

杜篤漢字季雅杜陵人居羡陽延年曾孫吳漢卒
光武召諸儒誄之篤時繫獄爲誄稱最帝奇
之賜絹免刑仕至郡文學章帝時從馬防擊西
羌戰歿所著賦誄七言女誡之類凡十八篇

杜度漢字伯度妙于章草崔瑗崔寔父子繼能羅
暉趙襲亦能此藝襲與張芝相善故芝之云上
比崔杜不足下
方羅趙有餘

杜撫漢武陽人受業于薛漢定韓詩章句後歸鄉
里教授沉静樂道舉動必以禮其所作詩題
文約義通學者傳
之曰杜君註云

杜預 晉字元凱博學朝野號曰杜武庫言無所不有也晉泰始中爲河南尹以孟津渡險請建河橋于富平津羊祜舉預自代拜鎮南將軍伐吳既克江陵曰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吳平封富陽侯　還襄陽脩召信臣遺跡用滍淯諸水浸原田萬餘頃衆庶賴之號曰杜父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用兵制勝諸將莫及功成之後耽思經籍作春秋左傳集解嘗對武帝曰臣有左傳癖　孫乂字弘治美姿容王逸少目之曰膚如凝脂眼如點漆神仙中人也劉琰曰衛玠神奇杜乂形清蚤卒

杜育 晉字方叔幼岐嶷號神童及長美丰姿有才藻時人號曰杜聖

杜曇永　南北好仙道玉笥山古名群玉峰有三十六峰二十四洞洞中有都木坑杏花塢山有赤松峰飛仙峰養素臺乃漢九真人杜曇永煉丹得道上昇之處

杜　廣　南北初爲劉景廡卒景問其意廣申敘有條景執其手曰吾久負賢者告其妻曰爲女求夫三十年不覺廡中有騏驥于是妻之後廣爲商州刺史

杜正玄　隋字知禮志經史試策高第時海內唯正玄一人應秀才試上林賦聖主得賢臣頌燕然山銘鸚鵡賦並立成文不加點帝大奇之拜爲豫章王記室　弟正藏字爲善亦好學善屬文開皇中舉秀才試過秦論匠人箴連理樹賦應時呈獻文無點竄授純州行參軍

杜如晦唐字克明少英邁負大節高孝基見之曰君當爲棟梁用願保令德房玄齡曰如晦王佐才也太宗即位進右僕射與玄齡共筦朝政房善謀杜善斷二人深相知當世稱良相必曰房杜皮日休七愛詩云吾愛房與杜貧賤相聯步黃閣三十年淸風一萬古封萊國公子覯荷貶死次子楚客位工部尚書五世孫元穎元穎侄審權審權子讓能讓能子曉五代五人拜相叔父淹字執禮有才辨貞觀中檢校吏部尚書

杜審言唐字必簡襄陽人晉杜預之後舉進士爲隰城尉才高傲世曰吾文章當得屈宋作衙官筆當得王右軍北面與李嶠崔融蘇味道輩爲文章四友與盧藏用等爲方外十朋中宗朝爲

脩文館直學士病甚謂宋之問武平一曰吾在久壓公等今且死固大慰但恨不見替人耳子閑　閑子甫字子美其先自襄陽徙河南父閑爲奉天令遂居杜陵而甫生焉少貧舉進士不第困長安天寶末奏賦三篇帝奇之使待制集賢院　肅宗立甫謁上拜右拾遺因上書救房琯黜客秦州流落劒南依嚴武武表爲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嘗從李白高適過汴州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人莫測也　甫博極群書善爲詩歌渾涵汪洋千態萬狀䕫時卽事世號詩史元稹謂自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後避亂耒陽嘗至岳廟阻暴水旬日不得食聶令具舟迎之餽以牛炙白酒大醉一夕卒　客有病瘧者甫云誦吾詩可治乃卽誦手提髑髏血句果愈

杜鴻漸 唐字子巽與張鎰喬林陳少游杜黃裳高郢六人皆郭汾陽幕中客也後俱拜相

杜祐 唐字君卿萬年人 父希望恒州刺史祐以蔭補參軍德宗朝拜司空進司徒封岐國公祐嗜學雖貴夜分猶讀書撰通典二百篇政典三十五篇 二子式方觀察使從郁秘書丞長孫悰字永裕武宗朝拜相十擁旄節兩登相位三掌邦計一判版圖出入朝廷垂六十年而未嘗薦進幽隱祐之素風衰焉故時號禿角犀祐次孫牧字牧之有奇節不為齪齪小謹詩情豪邁人號為小杜以別杜甫云嘗作阿房宮賦詞甚警拔太和初崔郾試進士吳武陵見郾袖中出牧賦搢笏讀之曰牧方試有司請以第一人處之牧果異等客牛奇章幕為書記微服逸

遊有詩云落魄江湖載酒行楚腰纖細掌中輕十年一覺楊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第進士累官史館脩撰終中書舍人一日李聽招飲歌妓羅列牧醉問曰聞有愛妾紫雲者誰是盍以見貽李笑妓皆回首牧吟曰華堂今夜綺筵開誰喚分司御史來忽發狂言驚滿座兩行紅粉一時廻其不拘小節類此　嘗爲睦州刺史豪右屛跡訟簡刑清號紫微太守　弟顗亦舉進士累官秘書省正字善屬文與牧相上下　杜荀鶴字彥之本牧之子牧嘗鎮秋浦妾有孕妻逐之以嫁長林鄉工杜筠及荀鶴七歲家人令相荀鶴怒曰吾豈耕夫邪比長擇居得香林之勝與顧雲諸賢爲友官至翰林學士知制誥其詩律自成一家長于宮詞有警句云風暖鳥聲碎

日高花影重少時嘗肄業九華山號九華山人

杜黃裳 唐字遵素京兆杜陵人鴻漸深器之舉進士憲宗時累官同平章事劉闢叛于蜀黃裳表委高崇文進討蜀平憲宗曰皆卿之功也後封邠國公　黃裳入叅大政李師古嚴憚之遣一幹吏携千緡候其門有綠輿出從婢二青衣繿縷言是相公夫人吏遂歸告師古師古折其謀終身不敢改節女適韋執誼翁婿同時拜相古今無比

杜審權 唐如晦之後清重寡言性長厚宣宗時累官學士承旨在翰林最久終不漏泄禁近語坐必斂袵常若對大賓懿宗立拜相子讓能累官中書侍郎進太尉

杜光庭唐縉雲人咸通中進取不利入天台山學道
應制爲道門領袖僖宗時從幸興元後隱於
青城山蜀王建封爲廣成先生卒年八十五人
以爲尸解云　光庭號東瀛子爲時鉅儒先是
懿宗朝與鄭雲叟賦萬言
不中遂遁去有文集百卷

杜審琦五代安喜人昆仲五人琦最長其次審玉審
瓊審肇審進世以積善聞審琦仕後唐爲義
軍指揮使卒年三十五女弟卽昭憲太后太祖
卽位贈審琦左神武軍太將軍諸弟子侄顯于
後者甚衆　弟審肇授左武衛上將軍卒太祖
廢朝三日素服發喪贈太保昭信軍節度使謚
溫
肅

杜孟　宋晉州人讀書太學因童貫蔡京用事幡然而歸嘗訓子孫曰忠孝吾家之寶經史吾家之田時號爲寶田杜氏

杜衍　宋字世昌山陰人厲操篤學擢進士甲科歷州縣皆有政績慶歷中爲相與韓琦富弼范仲淹等同革時弊以脩紀綱而衍尤抑絕僥倖凡內降恩澤者一切不與每積十數必面納之仁宗嘗謂歐陽脩曰朕居禁中有求恩澤者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由是僥倖寖不悅爲相百日而罷後以太子少師致仕封祁國公卒謚正獻時號清白宰相　微時客濟源縣縣令知其必貴令太妊相里氏與之結婚不成衍別娶而亡令曰相里氏女當作國夫

人矣乃召相里氏之弟曰秀才杜君人才足依當以汝女弟妻之議定其兄悵然曰俾教諸兒讀書耳未成婚而衍登第相里氏兄厚資往見之衍曰婚姻定矣敢違但某出仕頗憂門下無教兒讀書者耳相里兄大慙以歸　衍知惠州有惠政徙知鳳翔二州民爭于境上一日此我公也汝奪之一日今我公也汝何與焉

杜子野　宋宜黃人王荊公幼師之及爲相子野來見荊公問所欲時壁間有東方朔畫像贊及顏魯公筆欲得之荊公曰墨本何足貴石雖在河北德州致之亦易於是輦載至臨川併以金帛遺之子野受石碑他無所取其淸介如此

杜醇 宋慈谿人年七十餘以行義聞仁宗嘗賜以粟帛遣官捧詔具袍笏以起之辭不受號大隱先生

杜默 宋字師雄豪於歌石曼卿豪於詩歐陽永叔豪於文默上永叔詩云一片靈臺掛月明萬丈餘焰飛長虹乞取一杓鳳池水活取久旱蟠泥龍

杜莘老 宋青神人嘗歎曰臺諫當論天下第一事若有所畏避是欺其心不敬其君也及官侍御極言無隱凡衆所側目者皆擊去聲震一時

杜處逸 宋號道堅又號南谷子釆石人年十四得異疾師葛蒙菴入茅山作道士住邑之許籌山

吳元觀呈慶問授隆道沖眞崇正眞人剏通玄觀作覽古樓聚書萬卷後又住宗陽宮微疾忽㬥然有聲而逝

杜杲宋字子昕邵武人以父蔭補官江淮帥李珏辟致幕下提偏師援滁州後累有戰功官至吏部尚書龍圖閣學士卒贈開府杲淹貫經史善草書爲文麗密清嚴晚歲專意理學嘗言吾兵間無悖謀無左畫得於四書

杜生宋潁昌陽翟人不知其人縣人呼爲杜五郎所居去縣三十餘里有屋二間與其子居之前有籬門生不出籬門者三十餘年黎陽尉孫軫往訪之風韻灑落軫問所以不出之由笑曰

以告者過也指門外一素曰十五年前亦曾納涼其下何爲不出但無用于時無求于人偶自不出耳何足尚哉問嘗日何所爲曰端坐耳觀書否曰二十年前曾有人遺一書冊幼時極愛其議論今忘之并書亦不知其所在矣問其子之爲人曰村童也然性質未嘗妄言遇買鹽酪則一至邑中可數其行跡以待其歸也軫嗟嘆留連久之乃去

杜仲高宋所著有杜詩發微癖齋集陳同甫書云惠敎高文麗句見所謂半落半開花有恨一晴一雨春無力令人眼動及讀到別纜解時風度緊離傷盡處花飛急然後知晏叔原之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不得長擅美矣雲破月來花弄影何足以勞歐公之拳拳乎

杜應然宋武林人隨父宦遊流寓廣西專心慕道寄跡黃冠巾遍遊天下名山嘉定間始來融州歷數十年甚有功於岩觀爲羽流中之卓然者年八十餘卒

魯扶風羽音周封伯禽于魯以國爲氏又望出新蔡

魯仲連周齊人時秦圍趙急魏遣新垣衍說趙請帝秦仲連見衍曰彼即肆然爲帝連有蹈東海而死爾秦軍聞之却五十里衍曰吾乃今知仲連爲天下士平原君遂欲以千金爲魯連壽連笑曰所貴乎爲天下士者爲人排難解紛何望報齊田單問策於仲連下狄又破聊城歸言于齊王欲爵之仲連逃於海上曰吾以富貴而詘于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

魯陽公周與韓搆難戰酣日暮
援戈揮之日退三舍

魯恭漢字仲康平陵人世吏二千石父爲武陵太
守卒時恭及其弟丕尚幼晝夜號踴稍長居
太學講誦章帝時與講白虎觀出宰中牟政有
三異郡國螟蝗傷稼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
之使掾肥親往廉之隨行阡陌俱息桑陰有雉
過前旁有童子肥親謂曰何不捕之童子曰雉
將雛不可害之親矍然起曰司徒遣某來者察
君之政迹耳今虫不入境化及禽獸童子有仁
心三異也還白安上書以聞後爲大司徒　弟
丕字叔陵通五經以魯詩尚書教授爲世名儒
門生就學者百餘人關東號曰五經復興魯叔
陵　建初中舉賢良方正位至侍中再爲三老

魯肅　三國字子敬東城人家富于財周瑜嘗往見之且求資糧肅有米兩囷囷三千斛乃指一囷與之後事吳累立功為橫江將軍肅為人方嚴雖在軍陣手不釋卷

魯勝　晉代郡人元康初為建康令到官著天論後稱疾去徵辟皆不就其著述多遺失惟著墨辨上下經四篇各有說

魯褒　晉字元道南陽人好學不仕以貧素自甘元康之後綱紀大壞褒傷時之貪鄙乃隱姓名作錢神論以傷之其略曰錢之為體有乾坤之象親之如兄字曰孔方無德而尊無勢而熱排金門入紫闥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賤可使貴生可使殺是故忿爭非錢不勝幽深非錢不拔怨

譬非錢不解令聞非錢不發洛中朱衣當途之士愛我家兄皆無已已執我之手抱我終始凡今之人惟錢而已

魯仲達 隋餘杭人大業中爲國子助教所著有毛詩章句義疏四十二卷

魯宗道 宋字貫之亳州譙人舉進士爲定遠尉眞宗時爲諭德上嘗遣使召之宗道方與鄉人飲于酒肆使者曰即上訝來遲何辭以對宗道曰第以實告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之大罪使者如其言上嘉其忠實仁宗時拜參知政事務抑僥倖時皆憚之目爲魚頭參政因其姓兼言其骨鯁如魚頭也卒謚簡肅上嘗追念其忠御筆題壁曰魯直

魯瀚宋字子明清江人力學強記尤精於易喜吟咏甞與向子諲爲詩社　瀚有林園二十畝塢內有合笑花數十枝自號笑塢老人

魯訔宋海鹽人兄詹崇寧中進士訔與弟晉紹興初同第進士訔仕至太府卿自號冷齋有註杜詩十八卷其後詹子可封訔子可宗晉子可簡可簡子升珏皆以進仕世其家可宗又中博學宏詞累官至太常卿

魯伯能宋安吉人博學能記九歲通五經日讀萬言家貧無油夜乘月光誦讀達旦歷官處州太守生平無所嗜好惟以翰墨自娛有文集三百餘卷

詹妙典 宋女道士也入九嶷山仙去

伍 安定羽音楚大夫伍參生舉舉生奢奢生尚員又望出武陵

伍奢 周事楚平王爲太子太傅費無忌爲少傅王使忌爲太子建娶秦女忌報王曰秦女無雙王可自取忌念太子必害巳乃讒太子使守城及備邊又言以秦女故生怨望外結諸侯將爲亂王召奢奢極力諫王勿以讒賊小人而疎骨肉王怒囚奢往殺太子太子奔宋忌復曰奢有二子可致之巳而尚至父子俱戮尚嘗爲棠邑宰多惠政民稱棠君　員字子胥奢尚既被戮遂奔吳佐吳伐楚既入郢遂出平王尸鞭之申包胥曰子之報讐不巳甚乎子胥曰吾日暮途

窮故倒行而逆施也後因諫吳王夫差不從太宰嚭讒之王乃賜子胥屬鏤之劔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吳人憐之為立祠於江上曰胥山初伍子胥亡楚奔至吳乃被髮佯狂跣足塗面乞於市市人觀罔有識者翌日吳市吏善相者見之曰吾之相人久矣未嘗見斯人也非異國之亡臣乎乃白吳王僚具陳其狀請郎召之王僚曰與之俱入公子光聞之私喜曰吾聞楚殺忠臣伍奢其子子胥勇而且智彼必復父之仇來入於吳陰欲養之市吏於是與子胥俱入見王王僚怪其狀偉身長一丈腰大十圍目間一尺王僚與語三日辭無復者王曰賢人也

伍孚 漢字德瑜靈帝時人少有大節何進辟為侍中遷河南尹越騎校尉獻帝時董卓作亂百

官震慄乎佩刀朝服見卓語闕辭去卓送以手
撫其背乎出刀刺之不中即收乎卓曰卿欲反
邪乃大言曰汝乃亂國篡主何反之有罪
盈惡大故來殺汝以謝天下卓遂殺乎

伍朝晉字世明漢壽人少好學臨池學書水爲之
墨劉弘持節荆州尤深禮異補零陵太守竟
不就

伍喬南北廬江人南唐時游學廬山下一夕見人
掌自牖入有讀易二字喬因取易讀之後舂
試畫八卦賦喬第一
官考功郎以清節者

古新安羽音周太王古公之後
因以爲氏又望出新平河內

古冶子　周齊景公渡沉之河黿銜左驂沒之衆皆惕冶子獨挾劍從之邪行五里逆行三里至於砥柱之下乃黿也左手持黿頭右手挾左驂燕躍鵠踊而出仰天大呼水為逆流三百步觀者皆以為河伯

古初　漢臨湘人光武時遭父喪未葬鄰家失火初匍匐柩上以身扞火火為滅太守郅鄆異之首薦于朝

古銑　南北著長生保要一卷

古弼　南北代人少忠謹善騎射仕魏以功賜爵靈壽侯歷位吏部尚書弼雖事務殷湊而讀書

不輟口不言禁中事太武嘗曰有臣如此國之寶也　魏大武命之曰筆頭時人呼爲筆公數進直諫帝曰筆公可謂社稷之臣　弼嘗入奏減苑囿太武方與劉樹棋弼侍坐良久不獲申乃起於帝前捽樹掣下床以手搏之曰朝廷不理實爾之罪帝愕然放棋曰不聽奏事朕之過也樹何罪弼具狀以聞帝奇而可其奏

古押衙　唐建中時俠客也鄭尚書震有女名無雙才色雙絕曾許其甥王仙客後震以受僞命處極刑無雙遂沒入禁掖仙客號痛幾絕無復望矣累月忽報有中使押領内家三十人往園陵以備灑掃仙客密使探之無雙亦與焉次日于驛中紫褥下得書云常見敕使說富平縣古押

衙人間有心人今能求之否仙客遂申府請解
疑務歸本官遂尋訪古生閒居於村墅仙客造
謁見古生生所願必力致之繒綵寶玉之贈不
可勝紀一年未開口秩滿閒居於縣古生忽來
謂仙客曰洪一武夫年且老何所用郎君於某
竭分察郎君之意將有求于老夫老夫乃一片
有心人也感郎君之深恩願粉身以答効仙客
泣拜以實告古生古生仰天以手拍腦數四曰
此事大不易然與郎君試求不可朝夕便望仙
客拜曰但生前得見豈敢以遲速爲恨耶半歲
無消息一日扣門乃古生送書書云茅山使者
迴且來此仙客奔馬見古生生乃無一言又啓
使者復云殺却也且吃茶夜深謂仙客曰宅中
有女家人識無雙否仙客以採蘋對仙客立取

而至古生端相且笑且喜云借留三五日郎君
且歸後累日且傳語說曰有高品過處置園陵
宮人仙客心甚異之令塞鴻探所殺者乃無雙
也仙客號哭乃嘆曰本望古生今死矣爲之柰
何流涕歔欷不能自已是夕更深聞扣門甚急
及開門乃古生也領一篼子入謂仙客曰此無
雙也今死矣心頭微熱後日當活微灌湯藥切
須靜密言訖仙客抱入閤子中獨守之至明遍
體有煖氣見仙客哭一聲遂絶救療至夜方愈
古生又曰暫借塞鴻於屋後掘一坑坑稍深抽
刀斷塞鴻頭於坑中仙客驚怕古生曰郎君莫
怕今日報郎君恩足矣比聞茅山道士有藥術
其藥服之者立死三日却活某使人專求得一
丸昨令採蘋假作中使以無雙逆黨賜此藥令

自盡至陵下托以親故百縑續其屍片道路郵傳皆厚賂矣必免漏洩茅山使者及弃篼人在野外處置訖老夫爲郎亦自刎郎君不必更居此門外有檐子一十人馬五匹絹三百疋五更挈無雙便發變姓名浪跡以避禍言訖舉刃仙客救之頭已落矣

古之奇 唐嘗作縣令箴云政不欲猛刑不欲寬寬則人慢猛則人殘小惡無爲涓流成池片言可用毫末將拱勿輕小道大車可覆不恕而明不如不明不通而清不如不清

古譓 宋曲江人毋病頤瘡不能言譓夜虔奏告比斗忽聞毋大呼曰夢一道士執水盂以柳枝灑明日頤消疾愈後爲本州安撫呼爲古神孝

古成之 宋字亞奭河源人結廬羅浮力學不倦作詩多驚人語登梁灝榜第二預聞之有張某嫉居其上乃召成之飲密置啞藥酒中比黎明臚唱成之喑不能應上怒扶出或勸自明其事成之曰司命有定非人所能與也衆服其量宋興廣州舉進士自成之始

武 太原羽音周平王少子生而有文在手曰武因氏又望出沛國

武周 晉沛國竹邑人仕至光祿大夫三子陔韶茂皆總角見稱有器望同郡劉公榮見之曰三子國士也　陔字元夏最優至尚書僕射韶字叔夏至散騎常侍茂字季夏侍中尚書

武攸緒 唐少有志行恬淡寡慾武后秉政攸緒求棄官隱于嵩山之陽太后疑其詐許之以觀其

所爲攸緒遂優游巖壑后所賜服器皆置不用買田使奴耕種與民無異

武元衡唐詳整任職堅毅有守拒王叔文之構黨識李錡之姦謀持正于李吉甫李絳之爭及典機務力欲創平强鎮爲李師道使賊暗中刺之取其顱骨而去史稱其忠肝義膽與天地相爲終始者也

武敏之宋撰三十國春秋三十卷

武允蹈宋字德由高安人自號練湖居士兩貢于鄉刻意苦吟詩每有一聯出輙膾炙人口所著有練湖集

祖

范陽羽音子姓殷祖甲祖乙支庶因氏又望出京兆

祖朝

周晉獻公之時東郭民有祖朝者上書獻公曰草茅臣東郭民祖朝願請聞國家之計獻公使使告之曰肉食者已慮之矣藿食者尚何與焉朝對曰肉食者一旦失計于廟堂之上若臣等之藿食者寧無肝膽塗地于中原之野與其禍亦及臣之身臣與有深憂臣安得無與國家之計乎獻公乃名見立以爲師

祖逖

晉字士雅范陽人博覽書籍慷慨有志節少與劉琨善共被而寢每語世事則中宵起坐相謂曰若四海鼎沸豪傑共起吾與足下相避中原矣元帝時爲豫州刺史渡江擊楫誓曰不

淸中原而復濟者有如此江遂部兵與石勒相持由是黃河以南盡爲晉土卒之日豫州士女如喪父母逖有胡奴曰王安甚愛之及逖被誅安嘆曰豈可使祖士雅無後乎乃往訪逖庶子道重始十歲安竊取以歸匿之變服爲沙門

祖約 晉字士言有操行時梅陶鍾雅數談論約輒困之曰君汝潁之士利如錐我幽冀之士鈍如鎚打我鈍鎚挫君利錐錐當摧矣陶雅曰神鎚不可得鎚曰我亦有神鎚

祖瑩 南北字元珍道人八歲能通詩書時號爲聖小兒及長好屬文與陳郡袁翻齊名時人語曰京師瑩瑩袁與祖洛中翩翩祖與袁仕魏累官祭酒秘書監　嘗曰文章須自出一家風骨

何得與人同生活也　瑩少耽書父母恐其成疾禁不能止密于灰中藏火父母寢然後燃火讀書先以衣被蔽塞窗戶恐漏火光爲家人所覺　王肅於省中咏悲平城詩云悲平城驅馬入雲中陰山常晦雪荒松多朔風彭城王勰甚稱其美欲使肅更詠乃失語云可更爲誦悲彭城詩肅戲勰曰何意呼平城爲彭城勰有慚色元珍在坐即云悲彭城王公自未見肅云可爲誦之瑩即應聲云悲彭城楚歌四面起屍積石梁亭血流淮水裏肅嗟賞之勰亦大悅退謂瑩曰今日若不得卿幾爲吳子所屈

祖冲之南北字文遠范陽遒人祖台之晉侍中冲之博學明曆法造指南車欹器巧思入神宋初

累官長水校尉所著有老莊論語孝經解數十篇子暅之仕梁爲列卿孫皓有文武才畧累官廣陵太守　冲之以諸葛亮有木牛流馬乃作一器不因風水施機自運不勞人力又造千里船於新亭江試之日行百餘里子暅之亦有巧思當其詣微之時雷霆不能入常行遇徐勉以頭觸之勉呼乃覺

祖孝孫 唐武德初爲太常少卿與張文收定樂製十二和以法天之數號大唐雅樂

祖　咏 唐洛陽人開元中舉進士張說引爲駕部員外郎工於詩有集一卷

庾 音與勇圭切濟陽羽音尭時掌庾大夫以官爲氏

庾乘漢字少遊鄢陵人少爲縣門士郭泰勸遊學宮遂能講論自以卑第每處下坐諸生博士皆就讐問由是學中以下坐爲貴徵之不起號徵君

庾道三國字子廉退貞固養志不仕牛馬有踶齧者恐傷人不貨於市及其子峻貴拜中大夫峻字山南好學有才忠晉時初仕魏爲博士長安有大獄拜侍御史往斷之朝野稱允入晉賜爵關內侯嘗疾世浮華不脩名實著論以非之弟純爲世儒官累官中書令純子勇少有清節仕至國子祭酒峻子敳字子嵩見晉室多難終知嬰禍乃著意賦以豁情猶賈誼之鵩鳥也從子亮見賦問曰若有意也非賦所盡若無意也復何所賦答曰在有無之間耳後石勒之亂與

子行俱被害　亮字元規明穆元皇后兄風格峻整動由禮節時人方之夏侯太初陳長文仕爲散騎常侍以外戚求退復起爲中書監加中書令蘇峻反亮督諸軍平之亮鎮武昌諸佐吏殷浩之徒乘秋夜登南樓亮忽至諸人起避之曰老子於此興復不淺便據胡床與浩等談咏竟夕其坦率類此　世稱庾文康爲豐年玉王稺恭爲荒年穀亮亡臨葬何次道云埋玉樹著土中使人情何能已已卒贈太尉謚文康　三子彬羲龢龢字道季升平中代孔嚴爲丹陽尹除重後六十餘事民賴之遷中領軍　嘗云廉頗藺相如雖千載上死人懍懍恒如有生氣曹徐李志雖見在厭厭如九泉下人使人皆如此便可結繩而治但恐狐狸貒貉噉盡謝胡兒語

道季諸人莫當就卿談可堅城壘道季曰若支度來我以偏師待之康伯來濟河焚舟

庾袞　晉字叔褒鄢陵人事親以孝稱察孝廉舉秀才清白異行皆不降志世號之爲異行父在常戒袞以酒後每醉輒自責曰汝廢先人之戒何以爲人乃於墓前自戒二十

庾仲雍　晉著江紀五卷

庾蔚之　晉著禮論鈔二十卷

庾法暢　晉所握麈尾至佳庾太尉曰此至佳那得在法暢曰當由廉者不求貪者勿與故得在

庾冰　晉蘇峻亂諸庾逃散冰時爲吳郡單身奔亡民吏皆去惟郡卒獨以小船載冰出錢塘口

蘧篨覆之時峻賞梟覓氷所在搜檢甚急卒舍船市渚因飲酒醉還舞棹向船曰何處覓庾吳郡此中便是氷大惶怖然不敢動監司見船小裝狹謂卒狂醉都不復疑自送過浙江陰魏家得免後事平氷欲報卒卒曰出自下厠不願名器少苦執鞭恒患不得快飲酒使其酒足餘事畢矣氷爲起大舍市奴婢使門內有百斛酒終其身時謂此卒非惟有智亦且達生　永孫道愍少孤貧所生母漂流交州愍尚在襁褓及長求爲廣州綏寧府佐至府而去交州尚遠乃自負擔冒險而進僅得自達求其母經年不獲日夜悲泣嘗入村值暴雨寄止一家乃有一嫗負薪自外還道愍心動因訪之乃其母也於是俯伏號哭遠近聚觀莫不揮淚

庾　闡　晉字道彥鄢陵人九歲能文仕爲零陵太守
過湘爲文以弔賈誼又作楊都賦膾炙人口
子肅之亦
有文藻

庾　持　南北字元德潁陰人沙彌子少孤性至孝父
憂居喪過禮篤志好學仕梁爲尚書左丞文
帝時爲吳興太守以爲郡丞兼掌書翰天嘉初
封崇德縣主善書每屬辭好爲奇字有集十一
卷行
于世

庾杲之南北字景行爲王儉長史蕭沔與儉書曰盛
府元僚實難其選庾景行若綠水芙蓉何其
麗也時人稱蓮花幕　杲之清貧食唯有韭葅
瀹韭生韭雜菜任昉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鮭

常有二十七種

庾季才南北新野人八歲誦尚書十二通易好占玄象梁湘東王繹引授外兵叅軍累遷中書郎領太史封宜昌縣伯所撰有靈臺秘苑垂象志等書

庾域南北有孝行母好鶴域孜孜營求一日雙鶴來下後守巴西梓潼二郡魏襲巴西域固守糧盡將士亂草供食無有離心卒於官子子輿字孝卿性至孝仕梁爲尚書郎丁母憂哀至輙嘔血父域有功封廣牧伯乞父從行以奉養及父卒哀慟將絶者再奉喪還巴東有灩澦石最險其次則瞿塘時秋水猶壯子輿乃撫心號水驟退行安流人爲之語曰灩澦如幞本不

通瞿塘水退爲庾公初發蜀有雙鳩巢舟中反至又棲廬側每聞子輿哭泣必翔鳴激切廬墓服闋手足枯攣待人而起叔該諭勉之于是始仕雖以嫡長襲爵國秩盡推諸弟　子輿五歲讀孝經手不釋卷或曰此書文句不多何用自苦答曰孝德之本何謂不多

庾易南北新野人字幼簡志性恬隱不交外物建元初豫章王辟爲叅軍不就臨川王上表薦之餉麥百斛易謂使人曰山中所須饑時白雲可餐勿煩大王之慮也固辭之　子肩吾字愼之八歲能賦詩與劉孝威徐防王囿等十人在晉安王府抄撰衆籍號高齋學士累官至太子率更令中庶子終義陽太守後隱居號天台逸民子信字子山仕梁爲散騎常侍聘於東魏文

章辭令甚爲鄴下所稱元帝即位來聘送弱長安信雖位望通顯常有鄉關之思作哀江南賦以致意杜少陵謂清新庾開府

庾說南北字詹賓新野人性托爽簡特愛林泉十畝之宅山池居半蔬食敝衣不修産業嘗乘舟從田舍還載米一百五十石有人寄載三十石及至宅寄載者曰君三十我百五十說默然不言恣其所取徵辟皆不起卒謚貞節處士

庾叔奕南北　篡掌太史撰靈臺秘苑百二十卷

庾子元唐少負才名開元中張說徐堅李逖趙點賀知章趙冬曦馮德選庾子元侯行果毋煚張

會稽咸與宣學子訓東方顯陸玄泰季良金
欽孫呂向爲十八學士圖形含象亭御爲贊

浦
京兆
羽音

浦仁裕三國著廣平
章記十五卷

輔宮音扶風晉之公族
智氏亡其宗別焉

輔
逵宋本趙州人寓居崇德宋乾道爲後軍統制
孝宗欲處以邊郡問其能勝任否曰當以家
法治之又問何法曰子視兵民愛惜財賦遂除
知泰州語寮家曰吾目不識字手不能書但心
能燭理耳郡中果稱治　子廣字漢卿師事呂
祖謙朱文公慶元初僞學禁興學者多解散廣

獨不爲動文公深器重之嘉定間仕止祠官罷歸隱浯溪以著書爲務有五經註釋四書問答詩童子問通鑑集義日新錄師訓編諸書學者稱爲傳貽先生

扈

扈 羽音京兆夏有扈之後以國爲氏又望出河南

扈謙

晉居金陵攝山每筮一卦八錢日限錢五百以三百供母二百飲酒五百足一卦千錢不爲也海西公旦出見赤蛇蟠御床俄而失蛇詣謙筮之謙曰晉室有磐石之固陛下有出宮之象海西曰可消伏否曰後年有大將北征失利應損三萬人此災可消後桓温北征敗績還石頭乃廢海西立簡文又桓温妾產桓玄時至艱謙筮曰公第六問馬埒壞竟便産當是男兒聲

氣雄烈震動四海後謙母亡既塟乃辭温而去
日因緣盡矣數日酒保於落星路見謙臥地始
謂其醉捉手引
牽惟有空衣

扈　累南北字伯重京兆人初平中隨青牛
先生得其術年九十餘無疾而卒

扈再興宋淮人有膂力善機變每戰被髮肉袒徒跣
揮雙刀奮呼入陣人馬辟易金人犯襄陽設
伏掩擊金人大敗授神勁統制繼是接戰屢捷
斬其將從又獲其副統軍祔梓以疾卒　子世
達亦以名將稱
官至都統制

鄔

太原晉大夫鄔藏
之後食邑于鄔

鄡單 周孔子弟子

鄡

彤 晉工草書如寒林棲鴉

萬 音矩又古今人表音九萬切又作偶

萬

章 漢字子夏元成間俠士也

羽 姬姓鄭子羽之後山河南又官氏志弗羽氏改爲羽氏

羽

公 漢俠士

鹵

鹵公孺 漢太原人任俠

八薺

米 京兆徵音出西域米國又望出隴西高平

米 楷 漢與田盤陳眈薛郭宋布唐就嬴咨宣褒爲八友張儉等亦名八友

米嘉榮 唐長慶間人善歌劉禹錫詩云唱得凉州意外聲舊人惟有米嘉榮又三朝供奉米嘉榮能變新聲作舊聲

子和尤善琵琶

米 芾 宋字元章吳人號海嶽外史爲文奇險特妙于翰墨篆隸眞行草無所不工畫山水人物

自名一家精于鑒裁遇古器物書畫極力求取由洽光尉累官禮部員外郎知淮陽軍　子友仁字元暉其文詞書畫深得家法高宗甚眷注嘗賜御書石文殿碑及詔書道山堂碑紹興間爲工部尚書知制敷文閣　元章守漣水地接靈璧蓄石甚富入玩終日不出楊次公爲察使正色言曰朝廷以千里付公那得終日弄石米徑前於左袖取一石嵌空玲瓏峰巒洞穴皆具色極清潤宛轉反覆以示楊曰如此石安得不愛楊殊不顧乃納之袖又出一石疊障層巒奇幻又勝又納之袖最又出一石盡天劃神鏤之巧顧楊曰如此石安得不愛楊忽曰非獨公愛我亦愛也即就芾手攫得之徑登車而去　元章嘗謁蔡攸於舟中攸出右軍王略帖示之元

章驚嘆求以他書相易攸有難色元章曰若不見從某即投此江死矣因大呼據船舷欲墮遂與之

平原父廟爲禰此禰從父而別姓也

禰衡 漢字正平平原般人氣尚剛傲矯時慢物建安初遊許下陰懷一刺既而無所適至於刺字漫滅或問之曰何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對曰卿欲使我從屠沽兒輩耶又問當今世誰賢對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文舉深愛其才上疏薦之云鷙鳥累百不如一鶚曹操召爲鼓吏衡爲漁陽撾蹀躍而進容態有異聲節悲壯操送於劉表表送於黃祖祖長子射音亦大

會賓客時有獻鸚鵡者射音日願先生賦之以娛嘉賓衡攬筆而作文不加點　祖性急竟殺之劉荊州自作書欲與孫伯符以示衡衡曰如是爲欲使孫策帳下兒讀之耶將使張子布見之耶

九蟹

解 商音平陽唐叔虞子良食菜于解以邑爲氏又望出濟南

解叔謙 晉鴈門人母有疾夜禱聞空中語云須丁公藤爲酒便瘥叔謙遍訪至宜都郡山遇老翁伐木問之曰此丁公藤叔謙求歸漬酒母飲之疾瘥

解忠鯁 唐著龍武玄兵圖二卷

解暉 宋臨洛人少有勇力奇謀從太宗征淮南開寳間破太原軍于境上累戰有功淳化二年以主將軍致仕卒年八十暉每受詔征伐常身先之人所憚者暉視之若甚易由是頻立戰功金創遍體時稱驍將子守顒至內殿崇班閤門祗候

十賄

隗 餘杭宮音春秋時翟國隗姓子孫因氏焉

隗相 漢犍爲人事母孝母惡江邊水不潔必得江心水乃就飲食相以舟汲之患其流急後江

心忽湧出一石舟乃可依人以爲者感所致朝廷徵拜爲郎

隗炤 汝陰人書易臨終書板授妻曰後五年春當有詔使來姓龔此人負吾金卽以此板往責子期果有龔使至妻齎板往使者惘然良久乃悟取蓍筮之嘆曰吾不負金汝夫自有金知汝漸困故藏金以待知我善易故書板以寓意耳金五百斤盛以青甕覆以銅柈在屋東去壁一丈入地九尺掘之果如卜

海 見姓苑望出薛郡齊海春之後

海鵬 唐撰草經一卷

宰

宰 徵音西河周大夫宰孔之後以官爲氏又望出魯國

宰予 周字宰我孔門高弟在言語科爲臨菑大夫

亥

亥官 氏志侯亥氏改爲亥氏望出河南

亥唐 周晉人隱居賢者

十一軫

閔

閔 隴西宮音

閔損 周字子騫孔門居德行科不仕大夫之家性孝後母衣損蘆花已二子以絮父知欲出妻

損告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母感悟遂成慈母

閔

貢 漢字仲叔太原人世稱節士雖周黨之潔白自以弗及也客居安邑家貧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安邑令聞之敕吏常給仲叔怪問而知之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邪遂去沛建武中以博士徵不就

閔

鴻 晉廣陵人與薛兼紀瞻顧榮賀循號五雋初入洛司空張華見而嘆曰此南金也二陸深奇之曰此兒非龍駒當是鳳雛有集二卷

尹

天水徵音少昊之子封尹城又師尹以官爲氏又望出河間

尹　壽上古堯師居河陽説道德經教以無爲之道又傳道與彭祖

尹吉甫周房陵人宣王內史初宣王勵精中興脩文武大業乃命吉甫北征玁狁後宣王自將伐淮夷命吉甫策程伯休父爲司馬申伯封謝仲山甫城齊吉甫咸作詩以送之子伯奇事後母孝無衣無履踐霜挽車韓愈爲之作履霜操張橫渠云勇于從而順令者伯奇也

尹　鐸周趙簡子使爲晉陽請曰以爲繭絲乎抑爲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于是損其戶數民寬以和

尹　軌周杜仲有道之士也周穆王召之居終南山尹真人草樓因號樓爲道觀始此

尹喜 周秦州人爲函谷關令望見紫氣又占風而知有神仙過老君果至授喜鍊氣内脩吐納之道三宮正一之法授道德經五千言而去後賜號文始先生

尹文 周處士著尹學三卷

尹牙 漢字猛德廣州人家寓合浦仕爲郡主簿太守南陽終寵到官三年歎哀形于色未嘗啓笑牙造膝請曰伏見明府四節悲歎有慘戚之恩者何也寵曰父爲張太尉所害父仇未報是以長愧耳牙乃爲傭僕服自貶爲人役至宛陵與張棱園交通竭節下張伺其間隙出入三年乃先醉張左右近侍以夜解縱諸馬令之亂駭張果出問其故牙因手刃之持其首而還事聞天

子義之
而不罪

尹　珍 漢字道真平夷人自恨生于荒裔乃負笈從
汝南許慎受經學成還里教子弟南域知學
自珍
始

尹翁歸 漢字子况拜郡太守過辭于廷尉廷尉欲托
其邑子兩人比與翁歸語竟日別去曰此人
未可干以私東海大豪許仲孫以奸猾亂吏治
二千石苦之翁歸下車即論棄仲孫市一郡服
栗以最績入守右扶風少爲市吏廉介不私田
延年以太守行縣召吏五六十人令有文者東
有武者西翁歸獨伏不肯起對曰翁歸文武兼
備惟所設施延年奇其對從置督郵卒之日家

無餘廪上賜黃
金百斤奉祀

尹虞漢長沙人慷慨有志操永嘉初仕至始興太
守値杜弢之亂戰沒時二女爲賊所獲曰我
父二千石終不能爲賊
婦有死而已賊皆殺之

尹嗣宗唐襄陽人性至孝親沒居喪踰禮　子平孫
恭先曾孫仁恕皆有孝行王荆公詩云四葉
表閭唐
尹氏

尹知章唐絳州人少好學忽夢人持巨鑿破其心納
若劑焉驚悟志思開徹遂徧明六經仕爲國
子博
士

尹焞宋字彥明洛陽人師伊川有篤行靖康初召至懇辭還山賜號和靖處士金人陷洛闔門被害焞死復甦紹興中詔起禮部侍郎著論語解及問答錄

尹起莘宋字耕道遂昌人隱居不仕學問該洽嘗著資治通鑑綱目發明五十九卷行于世

尹天民宋字先覺會昌人爲太學博士出知果州相如縣時王黼得政黼舊在太學乃天民所隸齋生也有强天民謁黼者天民笑曰見王丞相豈不得好官但恐爲顏閔所笑後除侍講不就清議高之

十三阮

阮　陳留角音殷有阮國在汾渭之間子孫以國為氏

阮翁仲　秦身長一丈三尺氣質端勇異於常人少為縣吏為督郵所笞歎曰人當如是耶入學究書史始皇并天下使翁仲將兵守臨洮聲振匈奴秦以為瑞翁仲死遂銅鑄其形像置咸陽宮司馬門外匈奴至有見之者猶以為生

阮肇　漢永平中與劉晨入山採藥失道行數里至溪滸二女候迎引入洞食以胡麻飯後求去指示原路至家子孫已七世矣天台縣西北有廟焉

阮瑀　漢字元瑜陳留尉氏人少受學于蔡邕曹操屢辟不起乃逃山中操使人焚山擾以司空

軍謀祭酒管記室凡書檄多出于瑀魏武嘗使瑀作書與韓遂時帝適近出瑀隨從卽于馬上具草呈之帝覽筆欲有所定而竟不能損益子籍字嗣宗晉時容貌瓌傑任情不羈或閉戸讀書累月不出或登山玩水竟日忘歸車跡所窮輒慟哭而反尤好老莊能嘯能琴嗜酒放曠人謂之痴聞步兵厨有酒三百斛乃求爲步兵校尉籍能爲青白眼母死嵇喜來弔作白眼嵇康齎酒挾琴造焉乃見青眼作詠懷八十餘篇及達莊論大人先生傳次子渾字長成有父風

王孝伯問王大阮籍何如司馬相如王大曰阮籍胸中壘塊故須酒澆之 籍與兒子仲容嵇康山濤向秀劉伶王戎時集於竹林之下肆意酣暢世號竹林七賢 咸字仲容任達不拘

當世莫不怪其所爲唯太原郭奕見之心醉焉
與籍齊名仕爲散騎侍郎妙解音律善彈琵琶
出補始平太守咸與籍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
阮富南阮貧七夕日北阮曝衣錦綺爛日咸以
竹竿掛犢鼻褌於庭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顔
延年五君詠云仲容青雲器又云累薦不入朝
一麾乃出守　山公舉咸爲吏部郎目曰清眞
寡欲萬物不能移也若在官共職必妙絶于時
籍長子瞻字千里嘗見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
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戎嘆良
久卽命辟之時人謂之三語掾永嘉中爲太子
舍人　籍次子名孚字遙集元帝朝爲黃門侍
郎終日酣縱嘗以金貂換酒爲有司所彈帝宥
之初爲安東將軍平王敦亂功賜爵南安縣侯

時太后臨朝政歸舅氏季謂所親曰亂將作矣遂苦求出除鎮南將軍　性好屐有詣季者見其自理蠟屐嘆曰未知一生當着幾緉屐季神色閑暢　與畢卓等爲八達　宋禕是石崇綠珠弟子有國色善吹笛後在晉明帝宮帝疾篤羣臣諫宜出宋禕時朝賢悉見帝曰卿諸人誰欲得者衆人無言遂集時爲吏部尚書對曰臣願得之帝即遣出與之

阮脩

晉字宣子咸從子好老易性簡約意度豁然不喜見俗人時誤相逢即舍去常步行以百錢掛杖頭至酒肆便獨暢飲爵世富貴不入其懷家無擔石之儲晏如也自得于林皐之間後爲太子洗馬　居貧年四十未有室王敦等斂錢爲婚皆名士時有求入錢不得者

阮　裕　晉字思曠陳留尉氏人淹通有識累遷侍中以疾築室會稽剡山徵金紫光祿大夫不就嘗有好車借者無不皆給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裕後聞之嘆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爲遂焚之裕在家蕭然無事常自足于懷有人以問王右軍右軍曰此君不驚寵辱雖古之沈冥何以過此　孫長之字景茂在官常擁敗絮爲中書郎直省夜往隣省誤着屐出閤長之依事自列門下以闇夜人不知不受列狀長之固遣送曰長之一生不欺闇室

阮　湛　晉著三禮圖九卷

阮孝緒　南北字士宗尉氏人屏居一室非定省未嘗出戶大中丞任昉望而歎曰其室則邇其人

甚遠姊爲鄱陽王妃王

嘗命駕訪鑿垣而遁

阮鍾儁 宋銅陵人十一世同居朝廷嘉之儁天性純厚爲時所稱仕終秘書郎

阮美成 宋舒城人元豐中進士知巢縣爲政豈弟喜吟咏時號阮絕句

阮 恕 宋字伯寬寅之子以父蔭宰分寧淳祐更善化陞通判建寧府初赴善化時宿山間有商十餘人先在焉吏與爭爨恕爲杖其吏且慰之吏返詬曰有官如此何以仕爲恕亦不介意及瞑商來謝曰某等麤跡感公弘量第夜半先起倘有小喧官第安寢恕唯唯比夜半喧甚恕戒僕堅扃俄而寂然起燭之殺人縱橫乃强寇也是夕脫命毫釐人以爲寬厚之報

圀 琅邪晉族芊姓楚之後又云求晚切

圈

稱 周秦人議郎撰陳留風俗傳其後避難改姓

苑 亦作宛音惌非范陽毀武丁子文封苑其後因氏又望出永寧馬邑

苑

論 漢字言揚元和中與柳子厚聯第柳拜而兄之遂以序云掉鞅乎術藝之場遊刃乎詞翰之林風雨交于筆札烟霞發于簡牘甚可壯也

晏 音綏今江陵多此姓

晏答珍 宋興山時狀元

偃

偃皐陶生于曲

阜是爲嬴姓

偃師

周穆王巡狩師謁王曰臣有所造願王觀之

王曰若偕者何人對曰臣所造倡者以爲實

人與妃御觀之倡者瞬目招王侍妾王欲誅之

偃立剖倡以示皆傳會舞木膠漆丹青爲之

尚友錄卷十五終

